

三三八〇番

省	務	商	農
書	圖	第	一
號		冊	共

庫	文	宮	政	太
一	〇	〇	〇	〇
二	〇	〇	〇	〇
冊	架	函	冊	門

庫	文	閣	內
三	〇	〇	〇
九	〇	〇	〇
函	二	〇	〇
冊	〇	〇	〇
架	冊	冊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003
冊數	20 (7)
函號	279 68





郭杜孔張廉王蘇羊賈陸列傳第二十二

後漢書三十一

明治十二年購求

唐章懷太子賢註

郭伋字細侯扶風茂陵人也前書云解字分伯河內人徙茂陵也武帝時已任

俠聞父梵為蜀郡太守伋少有志行哀平間辟大司空府三遷為

漁陽都尉王莽時為上谷尹尹莽改太尹守為大尹遷并州牧更始新立三輔

連被兵寇百姓震駭強宗右右姓高姓猶各擁眾各營莫肯先附更始

素聞伋名徵拜左馮翊使鎮撫百姓世祖即位拜雍州牧再轉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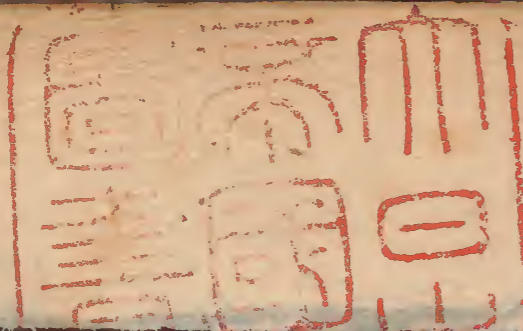
尚書令數納忠諫爭建武四年出為中山太守明帝在彭寵滅轉為

漁陽太守漁陽既離王莽之亂重臣彭寵之敗離猶遣也民多猜惡寇賊

充斥杜預注左傳曰充滿斥見也伋到示以信賞糾戮渠帥盜賊銷散時匈奴數抄

郡界邊境苦之伋整勒士馬設攻守之略匈奴畏憚遠迹不敢復

入塞民得安業在職五歲戶口增倍後潁川盜賊群起九年徵拜



穎川太守召見辭謁謁也帝勞之曰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河潤九里冀京師并蒙福也莊子曰君雖精於追捕而山道險阨自鬪當一士耳深宜慎之河潤九到郡招懷山賊陽夏趙宏陽夏縣名屬陳城召吳等數百人皆束手詣國夏公雅友帝美其策不曰咎之後宏吳等黨與聞謂擄放俊不期俱降駱驛不絕路驛十據北土迺調俊為并州牧過連續一王宴語終日賞賜車馬衣服京師謝恩帝即見并召皇太子諸俊不宜專用南陽人帝納之什物俊因言選補眾職當簡天下賢到縣邑老幼相攜逢迎道路所過問民疾苦聘求耆德雄俊設几杖之禮朝夕與參政事禮記曰謀於長者必擇九兒數百各騎竹馬道次迎拜杖以從之俊問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

到喜故來奉迎俊辭謝之及事訖諸兒復送至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俊謂別駕從事計日常告之行部既還先期一日俊為違信於諸兒遂止於野亭須期迺入是時朝廷多舉俊可為大司空帝曰并部尚有盧芳之微微也且匈奴未安欲使久於其事故不召俊知盧芳夙賊夙舊難卒難卒力制常嚴烽候明購賞已結寇心芳將隋昱遂謀脅芳降俊芳迺亡入匈奴俊匈奴老病上書乞骸骨二十二年徵為太中大夫賜宅一區及帷帳錢穀已其家俊輒散與宗親九族無所遺餘明年卒時年八十六帝親臨弔賜冢塋地杜詩字君公河內汲人也少有才能仕郡功曹有公平稱更始時辟大司馬府建武元年歲中三遷為侍御史安集洛陽時將軍蕭廣放縱兵士暴橫民間百姓惶擾詩勅曉不改遂格殺廣還已狀聞世祖召見賜已祭戟漢雜事曰漢制假祭戟以代斧鉞惟豹古今注曰祭戟前驅之器也以

漢雜事曰漢制假祭戟以代斧鉞惟豹古今注曰祭戟前驅之器也以

亦曰繁錢王公以下通用之以前驅也復使之河東誅降逆賊楊異等詩到大陽大陽縣名屬河東郡聞

賊規欲北度迺與長史急焚其懸部勒郡兵將突騎趨擊斬異等

賊遂翦滅拜成臯令成臯縣屬河南郡今洛州汜水縣是視事三歲舉政尤異再遷為沛

郡都尉轉汝南都尉所在稱治七年遷南陽太守性節儉而政治

清平已誅暴立威善於計略省愛民役造作水排鑄為農器排音浦拜反治

鑄者為排以吹炭今激水以鼓之也排當作棄古字通用也用力少見功多百姓使之又修治陂池廣拓

土田郡內比室殷足時人方於召信臣比字猶其屋也前書曰召信臣字翁卿九江壽春人也遷南陽太守為人興利

務在富之開通溝渠凡十數處故南陽為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詩自曰無勞不

安久居大郡求欲降避功臣迺上疏曰陛下亮成天工克濟大業

偃兵修文群帥友旅友旅謂也海內合和萬世蒙福天下幸甚唯匈奴

未警聖德威侮二垂警猶曉也威虐也侮慢也二垂謂一西一東也陵虐中國邊民虛耗不能自

守臣恐武猛之將雖勤亦未得解甲繫弓也繫解也音高詩曰載繫弓矢也夫勤而不

息亦怨勞而不休亦怨怨恨之師難復責功臣伏觀將帥之情功

臣之望冀一休足於內郡休足止行役也然後即戎出命不敢有恨臣愚臣

為師克在和不在眾春秋左氏傳文也陛下雖垂念北邊亦當煩泄用之泄猶維也

昔湯武善御眾故無忿鷙之師鷙擊也湯武順天應人其所征討皆弔伐而已故無忿怒而擊也陛下起兵

十有三年將帥和睦士卒是藻言其和睦歡悅如鳥之戲於水藻也今若使公卿郡守出

於軍壘則將帥自厲厲勉也士卒之復比於宿衛則戎士自百復謂優寬也音

懷樂土不讐其功而厲其用無巨勸也陛下誠宜虛歎數郡已俟

振旅之臣重復厚賞加於久役之士如此緣邊屯戍之師競而忘

死乘城拒塞之吏不辭其勞則烽火精明守戰堅固聖王之政必

因人心今猥用愚薄塞功臣之望誠非其宜臣詩伏自惟忖本臣

史吏一介之才史吏謂初為郡功曹也書曰如有一介臣也遭陛下創制大業賢俊在外空乏

編續漢志曰羽林郎秩比三百石掌侍從宿衛言士卒得比於郎則人百其勇

之間超受大恩收養不稱奉職無効久竊祿位令功臣懷慍誠惶
誠恐八年上書乞避功德陛下殊恩未許放退臣詩蒙恩尤深義
不敢苟冒虛請誠不勝至願願退大郡受小職及臣齒壯力能經
營劇事如使臣詩必有補益復受大位雖析珪受爵所不辭也惟
陛下哀矜帝惜其能遂不許之詩雅好推賢數進知名士清河劉
統及魯陽長董崇等初禁網尚簡但曰璽書發兵未有虎符之信
詩上疏曰臣聞兵者國之凶器聖人所慎舊制發兵皆曰虎符其
餘徵調竹使而已符策合會取為大信所曰明著國命斂持威重
也說文曰符信也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前書文帝二年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音義
曰銅虎第一至第五發兵遣使符合乃聽之竹使符以竹五寸鐫刻象書亦第一至第五也
間者發兵但用璽書或曰詔令如有姦人詐偽無由知覺愚曰為
軍旅尚與賊虜未殄徵兵郡國宜有重慎可立虎符曰絕盜端昔
魏之公子威傾鄰國猶假兵符曰解趙圍若無如姬之仇則其功

不顯秦昭王已破趙長平又進圍邯鄲魏昭王之子無忌號信陵君其姊為趙惠文王弟平原
君夫人平原君救遺公子書請救于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眾救趙實持兩端以觀

望平原君使者相屬謂公子曰今邯鄲且暮降秦魏救不至獨不憐公子姊耶公子患之過侯嬴
問之嬴屏入語曰嬴聞晉鄙兵符常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為人所殺公
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姬為公子死無所辭公子誠一開口以請如姬如姬必諾公子從
其計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於是遂擊秦軍解去事見史記也

有煩而不可省費而不得已蓋謂此也書奏從之詩身雖在外盡
心朝廷讜言善策隨事獻納視事七年政化大行十四年坐遣客

為弟報仇被徵會病卒司隸校尉鮑永上書言詩貧困無田宅喪
無所歸詔使治喪郡邸賻絹千匹

孔奮字君魚扶風茂陵人也曾祖霸元帝時為侍中奮少從劉歆
受春秋左氏傳歆稱之謂門人曰吾已從君魚受道矣言君魚之道
已過於已也遭

王莽亂奮與老母幼弟避兵河西建武五年河西大將軍竇融請
奮署議曹掾守姑臧長八年賜爵關內侯時天下擾亂唯河西獨

安而姑臧稱為富邑通貨羌胡市日四合古者為市一日三合周禮曰大市
日側而市百族為王朝時而市百

買為主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
今既人貨殷繁故一日四合也
每居縣者不盈數月輒至豐積奮在職四
年財產無所增事母孝謹雖為儉約奉養極求珍膳躬率妻子同
甘菜茹黃雅曰茹食也時天下未定士多不修節操而奮力行清潔為眾人
所笑或曰為身處脂膏不能曰自潤徒益苦辛耳奮既立節治貴
仁平太守梁統深相敬待不曰官屬禮之常迎於大門引入見母
隴蜀既平河西守令咸被徵召財貨連轂彌竟川澤唯奮無資單
車就路姑臧吏民及羌胡更相謂曰孔君清廉仁賢舉縣蒙恩如
何今去不共報德遂相賦斂牛馬器物十萬曰上追送數百里奮
謝之而已一無所受既至京師除武都郡丞時隴西餘賊隗茂等
夜攻府舍殘殺郡守賊畏奮追急迺執其妻子欲曰為質奮年已
五十唯有一子終不顧望遂窮力討之吏民感義莫不倍用命焉
郡多氏人便習山谷其大豪齊鍾留者為群氏所信向奮迺率厲

鍾留等令嬰遮鈔擊共為表裏賊窘懼逼急迺推奮妻子曰置軍
前冀當退却而擊之愈厲遂禽滅茂等奮妻子亦為所殺世祖下
詔褒美拜為武都太守奮自為府丞已見敬重及拜太守舉郡莫
不改操為政明斷甄善疾非甄明也見有美德愛之如親其無行者忿
之若仇郡中稱為清平弟奇游學洛陽奮曰奇經明當仕上病去
官守約鄉閭卒於家奇博通經典作春秋左氏刪刪定其義也奮晚有子
嘉官至城門校尉作左氏說云說猶今之疏也
張堪字君游南陽宛人也為郡族姓堪早孤讓先父餘財數百萬
與兄子年十六受業長安志美行厲諸儒號曰聖童世祖微時見
堪志操常嘉焉及即位中郎將來歛薦堪召拜郎中三遷為謁者
使送委輸縑帛并領騎七千匹詣大司馬吳漢伐公孫述在道追
拜蜀郡太守時漢軍餘七日糧陰具船欲道去堪聞之馳往見漢

說述必敗不宜退師之策漢從之迺示弱挑敵述果自出戰死城
下成都既拔堪先入據其城檢閱庫藏收其珍寶悉條列上言秋
毫無私秋毫者慰撫吏民蜀人大悅在郡二年徵拜騎都尉後領驃
騎將軍杜茂營擊破匈奴於高柳拜漁陽太守捕擊姦猾賞罰必
信吏民皆樂為用匈奴嘗巨萬騎入漁陽堪率數千騎奔擊大破
之郡界已靜迺於狐奴開稻田八千餘頃勸民耕種巨致殷富百
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為政樂不可支視事八年匈奴
不敢犯塞帝嘗召見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
計掾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漢仁已惠下威能討姦前
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捲握猶掌握也謂珠玉之類也而堪去職
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帝聞良久歎息良猶甚也拜顯為魚復長魚復
縣屬巴郡故城在今夔州人復縣北赤甲城是方徵堪會病卒帝深悼惜之下詔褒揚賜帛百匹

廉范字叔度京兆杜陵人趙將廉頗之後也漢興廉氏豪宗自
苦陘徙焉苦陘縣屬中山國章帝更名漢昌世為邊郡守或葬隴西襄武故因仕焉曾
祖父衰成哀間為右將軍祖父丹王莽時為大司馬庸部牧王莽改益州為庸部皆有名前世范父遭喪亂客死於蜀漢范遂流寓西州謂也西州
平歸鄉里年十五辭母西迎父喪蜀郡太守張穆丹之故吏迺重
資送范范無所受與客步負喪歸葭萌葭萌縣名屬廣漢郡今利州益昌縣即漢葭萌地也載船觸
石破沒范抱持棺柩遂俱沈溺眾傷其義鉤求得之療救僅免於
死穆聞復馳遣使持前資物追范范又固辭歸葬服竟詣京師受
業事博士薛漢漢字公子見儒林傳京兆隴西二郡更請召皆不應永平初隴
西太守鄧融備禮謁范為功曹漢書也融為州所舉案舉其罪案驗之范知事
譴難解欲巨權相濟迺託病求去融不達其意大恨之范於是東
至洛陽變名姓求代廷尉獄卒居無幾融果徵下獄范遂得衛侍

左右盡心勤勞融怪其貌類范而殊不意迺謂曰卿何似我故功
曹邪范訶之曰君困厄督亂邪鄭玄注遂絕融繫出困病范
隨而養視及死竟不言身自將車送喪致南陽葬畢迺去後辟公
府會薛漢坐楚王事誅楚上英故人門生莫敢視范獨往收斂之吏
曰聞顯宗大怒召范入詰責曰薛漢與楚王同謀交亂天下范公
府掾不與朝廷同心而反收斂罪人何也范叩頭曰臣無狀愚戇
已為漢等皆已伏誅不勝師資之情罪當萬坐老子曰善人為不善人之
帝怒稍解問范曰卿廉頗後邪與否將軍袁大司馬丹有親屬乎
范對曰袁臣之曾祖丹臣之祖也帝曰怪卿志膽敢爾因貫之也
由是顯名舉茂才數月拜遷為雲中太守會匈奴大入塞烽火日
通故事虜人過五千人移書傍郡吏欲傳檄求救范不聽自率士
卒拒之虜眾盛而范兵不敵會日暮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焚

火營中星列

用兩炬交縛如十字焚其三頭手持一端使敵人望之疑兵士之多

虜遙望火多謂漢兵救至大

驚待旦將退范迺令軍中蓐食晨往赴之

蓐食早起食於寢中

斬首數百級虜

自相麟藉死者千餘人

麟藉也藉相蹈藉也

由此不敢復向雲中後頻歷武威

武都二郡太守隨俗化導各得治宜建初中遷蜀郡太守其俗尚
文辯好相持短長范每厲曰淳厚不受偷薄之說成都民物豐盛
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巨防火災而更相隱蔽燒者日屬范迺
毀削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為便迺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
不禁火民安作平生無襦今五絇作協韻首則護反在蜀數年坐法免歸鄉
里范世在邊廣田地積財粟悉巨賑宗族朋友肅宗崩范奔赴敬
陵時廬江郡掾嚴麟奉章弔國俱會於路麟乘小車塗深馬死不
能自進范見而愍然命從騎下馬與之不告而去麟事畢不知馬
所歸迺緣蹤訪之或謂麟曰故蜀郡太守廉叔度好周人窮急今

奔國喪獨當是耳麟亦素聞范名曰為然即牽馬造門謝而歸之
世伏其好義然依倚大將軍竇憲曰此為譏卒於家初范與洛陽
慶鴻為刎頸交時人稱曰前有管鮑後有慶廉鴻慷慨有義節位
至琅邪會稽二郡太守所在有異迹

論曰張堪廉范皆巨氣俠立名觀其振危急赴險阨有足壯者堪
之臨財范之忘施亦足巨信意而感物矣信音若夫高祖之召樂布

樂布梁人為人所略賣為奴梁王彭越贖為梁大夫使于齊漢召彭越以謀反夷三族詔有收視者輒捕之布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聞上召罵曰若與彭越反邪布曰今漢一徵兵于梁彭王不行而疑以為反則人自危也上乃釋布拜為都尉也明帝之引廉范加怒曰發其志就戮更延

其寵聞義能徙誠君道所尚然情理之樞亦有開塞之感焉戶之開闔必由於樞情之通塞必在於感然高帝明帝初怒樂布廉范後感其義而赦之

王堂字敬伯廣漢郡人也初舉光祿茂才光祿舉之為茂才也遷穀城令治有名迹穀城縣屬東郡故城在今濟州東阿縣東永初中西羌寇巴蜀為民患詔書遣中郎將

蜀諸本作郡

尹就攻討連年不剋三府舉堂治劇拜巴郡太守堂馳兵赴賊斬

虜千餘級巴庸清靜吏民生為立祠庸即上庸縣也故城在今房州清水縣西也刺史張喬表

其治能遷右扶風安帝西巡阿母王聖中常侍江京等並請屬於

堂堂不為用掾史固諫之堂曰吾蒙國恩豈可為權寵阿意曰死

守之阿出也即日遣家屬歸閉閣上病果有誣奏堂者會帝崩京等悉

誅堂曰守正見稱永建二年徵入為將作大匠四年坐公事左轉

議郎續漢志曰議郎秩六百石無員復拜魯相政存簡一至數年無辭訟遷汝南太守

搜才禮士不苟自專迺教掾史曰古人勞於求賢逸於任使故能

化清於上事緝於下其憲章朝右簡覈才職委功曹陳蕃匡政理

務拾遺補闕任主簿應嗣庶循名責實察言觀劾焉自是委誠求

富不復妄有辭教郡內稱治時大將軍梁商及尚書令袁湯巨求

屬不行竝恨之後廬江賊迸入弋陽界堂勒兵追討即便奔散而

商湯猶因此風州奏堂在任無警免歸家年八十六卒遺令薄斂
瓦棺巨葬子穉清行不仕曾孫商益州牧劉焉巨為蜀郡太守有
治聲

蘇章字孺文扶風平陵人也八世祖建武帝時為右將軍

前書曰建以校尉從

大將軍青擊匈奴封平陵侯中子武最知名也

祖父純字桓公有高名性強切而持毀譽

持執也執毀譽之論

謂品藻其臧否

士友咸憚之至迺相謂曰見蘇桓公患其教責人不見又思

之三輔號為大人

大人長老之稱言尊事之也

永平中為奉車都尉竇固軍出擊北

匈奴車師有功封中陵鄉侯官至南陽太守章少博學能屬文安

帝時舉賢良方正對策高第為議郎數陳得失其言甚直出為武

原令

武原縣屬楚國故城在今泗州下邳縣北

時歲飢輒開倉廩活三千餘戶順帝時遷冀州

刺史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案其姦臧迺請太守為設酒肴陳

平王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

推

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

其罪州境知章無私望風畏肅換為并州刺史巨折折權豪忤旨

坐免隱身鄉里不交當世後徵為河南尹不就時天下日敝民多

悲苦論者舉章有幹國才朝廷不能復用卒於家兄曾孫不韋

不韋字公先父謙初為郡督郵時魏郡李嵩為美陽令與中常侍

具援交通會暴為民患前後監司畏其勢援莫敢糾問及謙至部

案得其臧論輸左校謙累遷至金城太守去郡歸鄉里漢法免罷

守令自非詔徵不得妄到京師而謙後私至洛陽時嵩為司隸校

尉收謙詰掠死獄中嵩父因刑其尸巨報昔怨不韋時年十八徵

詣公車會議見殺不韋載喪歸鄉里瘞而不葬仰天歎曰伍子胥

獨何人也

子胥父伍奢為楚王所殺子胥復仇鞭平王之尸解見寇第傳

迺藏母於武都山中

武都郡名其地在今成州上畧縣界有仇

池山東西懸絕壁立百仞故藏於其中也

遂變名姓盡巨家財募劔客邀嵩於諸陵間不克會

高遷大司農時右校芻厓在寺北垣下說文云厓芻糞藏不韋與親從兄弟潛入厓中夜則鑿地書則逃伏如此經月遂得傍達高之寢室出其牀下值高在厓因殺其妾并及小兒留書而去高大驚懼迺布棘於室巨板籍地一夕九徙雖家人莫知其處每出輒劔戟隨身壯士白衛不韋知高有備迺日夜飛馳竟到魏郡掘其父冢斷取阜頭巨祭父墳又標之於市曰李君遷父頭高匿不敢言而自上退位歸鄉里私掩塞冢槨捕求不韋歷歲不能得憤恚感傷發病嘔血死不韋後遇赦還家迺始改葬行喪士大夫多譏其發掘冢墓歸罪枯骨不合古義唯任城何休方之伍負太原郭林宗聞而論之曰子胥雖云逃命而見用彊吳憑闔廬之威因輕捍之衆雪怨舊郢曾不終朝而但鞭墓戮尸巨舒其憤竟無手刃後主之報豈如蘇子單特子立靡因靡資強仇豪援據位九卿城闕

天阻宮府幽絕埃塵所不能過霧露所不能沾不韋毀身憔悴出於百死冒觸嚴禁陷族禍門雖不獲逞為報已深況復分骸斷首巨毒生者毒苦也使高懷忿結不得其命猶假手神靈巨斃之也力唯匹夫功隆千乘比之於負不巨優乎議者於是貴之後太傅陳蕃辟不應為郡五官掾初弘農張奐睦於蘇氏而武威段熲與高素善後奐頗有隙及熲為司隸巨禮辟不韋不韋懼之稱病不詣熲既積憤於奐因發怒迺追咎不韋前報高事巨為高表治謙事被報見誅君命天也而不韋仇之又令長安男子告不韋多將賓客奪舅財物遂使從事張賢等就家殺之迺先巨燭與賢父曰若賢不得不韋便同飲此賢到扶風郡守使不韋奉謁迎賢即時收執并其一門六十餘人盡誅滅之諸蘇巨是衰破又段熲為楊球所誅天下巨為蘇氏之報焉

及

羊續字興祖太山平陽人也其先七世二千石卿校祖父侵安帝時司隸校尉父儒桓帝時為太常續曰忠臣子孫拜郎中去官後辟大將軍竇武府及武敗坐黨事禁錮十餘年幽居守靜及黨禁解復辟太尉府四遷為盧江太守後揚州黃巾賊攻舒焚燒城郭續發縣中男子二十已上皆持兵勒陳其小弱者悉使負水灌火會集數萬人并執力戰大破之郡界平後安風賊戴風等作亂安風續復擊破之斬首三千餘級生獲渠帥其餘黨輩原為平民原免賦與佃器使就農業中平三年江夏兵趙慈反叛殺南陽太守秦頡攻沒六縣拜續為南陽太守當入郡界迺羸服間行侍童子一人觀歷縣邑採問風謠然後迺進其令長貧潔吏民良猾悉逆知其狀郡內驚竦莫不震懾迺發兵與荊州刺史王敏共擊慈斬之獲首五千餘級屬縣餘賊並詣續降續為上言宥其枝附賊既

清平迺班宣政令候民病利損於人曰病益於人曰利百姓歡服時權豪之家多尚奢麗續深疾之常敝衣薄食車馬羸敗府丞嘗獻其生魚續受而懸於庭丞後又進之續迺出前所懸者曰杜其意續妻後與子祕俱往郡舍續閉門不內妻自將祕行其資藏唯有布衾敝祗襦鹽麥數斛而已說文曰祗襦短衣也廣雅云即襜褕也祗音丁奚反襦音丁勞反顧勅祕曰吾自奉若此何巨資爾母子使與母俱歸六年靈帝欲自續為太尉時拜三公者皆輸東園禮錢千萬令中使督之名為左騶騶士也其所之往輒迎致禮敬厚加贈賂續迺坐使人於單席舉緇袍巨示之緇故曰臣之所資唯斯而已左騶白之帝不悅曰此故不登公位而徵為太常未及行會病卒時年四十八遺言薄斂不受賄遺舊典二千石卒官賻百萬府丞焦儉遵續先意一無所受詔書褒美勅太山太守巨府賻錢賜續家云

賈琮字孟堅東郡鄆城人也

鄆城今博州縣

舉孝廉再遷為京兆令有政理

迹舊交耻土多珍產明璣翠羽犀象瑋瑁異香美木之屬莫不自

出說文曰璣珠之不圓者異物志曰翠鳥形似鸞翡翠而翠青其羽可以為飾廣雅曰璣瑁形似龜出南海巨延州也

前後刺史率多無清行

上承權貴下積私賂財計盈給輒復求見遷代故吏民怨叛中平

元年交阯屯兵反執刺史及合浦太守自稱柱天將軍靈帝特勅

三府精選能吏有司舉琮為交阯刺史琮到部訊其反狀咸言賦

斂過重百姓莫不空單京師遙遠告寬無所民不聊生自活故聚

為盜賊琮即移書告示各使安其資業招撫荒散蠲復徭役誅斬

渠帥為大害者簡選良吏試守諸縣歲間蕩定百姓曰安巷路為

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在事三年為十

三州最徵拜議郎時黃巾新破兵凶之後郡縣重斂因緣生姦詔

書沙汰刺史二千石更選清能吏迺琮為冀州刺史舊典傳車

駟駕垂赤帷裳迎於州界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

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自掩塞乎迺命御者褰之百城聞風

自然竦震其諸臧過者望風解印綬去唯瘦陶長濟陰董昭觀津

長梁國黃就當官待琮於是州界翕然靈帝崩大將軍何進表琮

為度遼將軍卒於官

陸康字季寧吳郡吳人也祖父績在獨行傳父褒有志操連徵不

至康少仕郡曰義烈稱刺史臧旻舉為茂才除高成令

高成縣屬渤海郡也

在邊垂舊制令戶一人具弓弩曰備不虞不得行來

行來猶往來也

長吏新

到輒發民繕修城郭康至皆罷遣百姓大悅曰恩信為治寇盜亦

息州郡表上其狀光和元年遷武陵太守轉守桂陽樂安二郡所

在稱之時靈帝欲鑄銅人而國用不足迺詔調民田畝斂十錢而

比水旱傷稼百姓貧苦康上疏諫曰臣聞先王治世貴在愛民省

僭輕賦已寧天下除煩就約已崇簡易易曰乾曰坤曰簡能而天下之理得矣故萬姓從

化靈物應德末世衰主窮奢極侈造作無端輿制非一勞割自下

已從苟欲勞苦割剝於下人也故黎民吁嗟陰陽感動陛下聖德承天當隆盛

化而卒被詔書敕田錢鑄作銅人伏讀惆悵悼心失圖夫什一

而稅周謂之徹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通也言其法度可

通萬世而行也故魯宣稅畝而蠲災自生公羊傳曰初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宣公注云宣公無恩信於人人

不責盡力于公田起履踐案行擇其畝穀好者稅取之蠲蠶子也公羊傳冬哀公增賦而

孔子非之左傳曰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私於冉有曰子豈有聚奪民

物已營無用之銅人捐捨聖戒自蹈亡王之法哉謂秦始卑窮銅人傳

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世何述焉陛下宜留神省察改敕從善

已塞兆民怨恨之望書奏內侍因此譖康援引亡國已警聖明大

不敬檻車徵詣廷尉侍御史劉岱典考其事岱為表陳解釋免歸

田里復徵拜議郎會廬江賊黃穰等與江夏蠻連結十餘萬人攻

沒四縣拜康廬江太守康申明賞罰擊破穰等餘黨悉降帝嘉其

功拜康孫尚為郎中獻帝即位天下大亂康蒙險遣李廉計吏奉

貢朝廷詔書策勞加忠義將軍秩中二千石時表術屯兵壽春部

曲飢餓遣使求委輸兵甲康曰其叛逆閉門不通內修戰備將已

禦之術大怒遣其刺孫策攻康圍城數重康固守吏士有先受休

假者皆遁伏還赴暮夜緣城而入受敵二年城陷月餘發病卒年

七十宗族百餘人遭離饑厄死者將半朝廷愍其守節拜子儁為

郎中少子績仕吳為鬱林太守博學善政見稱當時幼年曾謁表

術懷橘墮地者也有名稱續字公紀吳志有傳

贊曰伋牧朔藩信立童昏詩守南楚民作謠言奮馳單乘堪駕毀

轅范得其朋易曰西南得朋東遷蜀郡太守堂任良肱謂委任功曹陳蕃主一蘇

百姓使之蜀在西南故曰得朋也

勁烈羊賈廉能季寧拒策城隕衝朝

朝音車也音彭
協韻音普勝友

孔張廉王蘇羊賈陸列傳第二十一

後漢書二十一

樊宏陰識列傳第二十二

後漢書三十二

唐章懷太子賢註

樊宏字靡鄉南陽湖陽人也世祖之舅其先周仲山甫封於樊因

而氏焉樊今襄州安養縣也為鄉里著姓父重字君雲世善農稼好貨殖重性

溫厚有法度三世共財子孫朝夕禮敬常若公家其管理產業物

無所棄課役童隸各得其宜故能上下勩力財利歲倍至迺開廣

田土三百餘頃其所起廬舍皆有重堂高閣陂渠灌注

鄴元水經注曰湖水支分東北

又池為樊氏陂東西十里南北五里亦謂之凡亭陂樊氏故宅樊氏既滅庚氏取其陂故陂曰陂汪汪下田良樊氏失業庚氏昌其陂至今猶名為樊陂在今鄧州新野縣之西南也

魚牧畜有求必給嘗欲作器物先種梓漆時人嗤之然積日歲月

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貨至巨萬而贖贍宗族恩加鄉閭

外孫何氏兄弟爭財重恥之巨田二頃解其忿訟縣中稱美推為

三老年八十餘終其素所假貸人間數百萬遺令焚削文契債家

聞者皆慙爭往償之債音則諸子從勅竟不肯受宏少有志行王莽

末義兵起劉伯升與族兄賜俱將兵攻湖陽城守不下賜女弟為

宏妻湖陽由是收繫宏妻子令出警伯升宏因留不反湖陽軍帥

欲殺其妻于長吏曰下共相謂曰樊重子父禮義恩德行於鄉里

雖有罪且當在後會漢兵日盛湖陽惶急未敢殺之遂得免脫更

始立欲曰宏為將宏叩頭辭曰書生不習兵事竟得免歸與宗家

親屬作營壘自守老弱歸之者千餘家時赤眉賊掠唐子鄉多所

殘殺欲前攻宏營宏遣人持牛酒米穀勞遺赤眉赤眉長老先聞

宏仁厚皆稱曰樊君素善且今見待如此何心攻之引兵而去遂

免寇難世祖即位拜光祿大夫位特進次三公建武五年封長羅

侯長羅縣名屬陳留郡故城在今滑州匡城縣東北十三年封弟丹為射陽侯在射水之陽水經注曰泚水西南流射水注之水出

射城川建武十三年封樊重少子丹為射陽侯即其國也按臨淮郡別有射陽縣疑遠非此地也兄子尋玄鄉侯族兄忠更父侯

十五年定封宏壽張侯十八年帝南祠章陵過湖陽祠重墓追爵

諡為壽張敬侯立廟於湖陽車駕每南巡常幸其墓賞賜大會宏

為人謙柔畏慎不求苟進常戒其子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吾

非不喜榮執也天道惡滿而好謙前世貴戚皆明戒也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人道惡

盈而好謙也保身全已豈不樂哉每當朝會輒迎期先到俯伏待事時至

迺起帝聞之常勅驛騎臨朝迺告勿令豫到宏所上便宜及言得

失輒手自書寫毀削草本公朝訪逮不敢眾對宗族深其化未嘗

犯法帝甚重之及病困車駕臨視留宿問其所欲言宏頓首自陳

無功享食大國誠恐子孫不能保全厚恩令臣魂神慙負黃泉願

還壽張食小鄉亭帝悲傷其言而竟不許二十七年卒遺勅薄葬

一無所用曰為棺柩一減不宜復見如有腐敗傷孝子之心使與

夫人同墳異域帝善其令曰書示百官因曰今不順壽張侯意無

巨彰其德且吾萬歲之後欲巨為式賻錢千萬布萬匹謚曰恭侯
贈巨印綬車駕親送葬子儵嗣帝悼宏不已復封少子茂為平望
侯平望縣屬北海郡故城在今青州州北海縣西北俗名平望臺也樊氏侯者凡五國明年賜儵弟鮪及從昆
弟七人合錢五十萬

論曰昔楚頃襄王問陽陵君曰君子之富何如對曰假人不德不
責食人不使不役親戚愛之眾人善之假貸人者不自以為德不責其報也食善人者不使役之故眾人稱善也說苑

曰楚王問莊辛之言也若迺樊重之折契止訟其庶幾君子之富乎分地巨用天
道實廩巨崇禮節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取諸理化則亦可巨施於政也與夫愛

而畏者何殊間哉左傳曰是以其人畏而愛之也
儵字長魚謹約有父風事後母至孝及母卒哀思過禮毀病不自

支世祖常遣中黃門朝暮送饘粥禮記曰服闕就侍中丁恭受公羊嚴
氏春秋嚴彭建武中禁網尚濶諸王既長各招引賓客巨儵外戚爭

遣致之而儵清靜自保無所入結及沛王輔事發貴戚子弟多見
收捕儵巨不豫得免帝崩儵為復土校尉復土校尉主葬事復土於墳也永平元年拜

長水校尉與公卿雜定郊祠禮儀巨讖記正五經異說北海周澤
琅邪承宮竝海內大儒儵皆巨為師友而致之於朝上言郡國舉

孝廉率取年少能報恩者耆宿大賢多見廢棄宜勅郡國簡用良
俊又議刑辟宜須秋月巨順時氣顯宗竝從之二年巨壽張國益

東平王徙封儵燕侯燕縣名屬東郡其後廣陵王荆有罪帝巨至親悼傷之
詔儵與羽林監南陽任隗雜理其獄事竟奏請誅荆引見宣明殿

帝怒曰諸卿巨我弟故欲誅之即我子卿等敢爾邪儵仰而對曰
天下高帝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誅焉

公羊傳之文也將者將為弑逆之事也是巨周公誅弟季友鳩兄經傳大之周公之弟管蔡二叔流

不利於成王故周公誅之左傳曰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杜預注曰蔡放也
又曰魯莊公有疾叔牙欲立公子般友遂鳩叔牙殺之公羊傳曰季子殺母兄何善其誅不得避

令

兄君臣之義也上蔡音薩

臣等曰荆屬託母弟陛下留聖心加惻隱故敢請耳如今

陛下子臣等專誅而已專謂不請也帝歎息良久儵益曰此知名其後弟

鮪為子賞求楚王英女敬鄉公主儵聞而止之曰建武時吾家竝

受榮寵一宗五侯謂宏封長羅侯弟丹射陽侯兄子尋玄鄉侯族兄忠更父侯宏又封壽張侯也時特進一言女可曰

配王舅可曰尚主宏為特進但曰貴寵過盛即為禍患故不為也且爾一

子奈何棄之於楚乎鮪不從十年儵卒贈賵甚厚諡曰哀侯帝遣

小黃門張音問所遺言先是河南縣亡失官錢典負者典謂主典負謂欠負

死及罪徙者甚眾遂委責於人曰憤其耗鄉部吏司因此為姦儵

常疾之又野王歲獻甘醪膏飴醪醇酒汁洋相將也每輒擾人吏曰為利儵竝

欲奏罷之疾病未及得上音歸具曰聞帝覽之而悲歎勅二部竝

令從之長子汜嗣曰次子彬梵為郎其後楚事發覺帝追念儵謹

恪又聞其止鮪婚事故其諸子得不坐焉梵字文高為郎二十餘

部諸不作部

年三署服其重慎三署解見和帝紀也悉推財物二千餘萬與孤兄子官至大

鴻臚汜卒子時嗣時卒子建嗣建卒無子國絕永寧元年鄧太后

復封建弟盼盼卒子尚嗣初儵刪定公羊嚴氏春秋章句世號樊

侯學教授門徒前後三千餘人弟子潁川李修九江夏勤皆為三

公勤字伯宗為京宛二縣令零陵太守所在有理能稱安帝時位

至司徒

準字幼陵宏之族曾孫也準或作淮父瑞好黃老言清靜少欲準少勵志

行修儒術曰先父產業數百萬讓孤兄子永元十五年和帝幸南

陽準為郡功曹召見帝器之拜郎中從車駕還宮特補尚書郎鄧

太后臨朝儒學陵替準迺上疏曰臣聞賈誼有言人若不可曰不

學故雖大舜聖德孳孳為善孟子曰雞鳴而起孜孜為善者舜之徒也成王賢主崇明師傅

尚書曰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也及光武皇帝受命中興郡雄崩擾旌旗亂野東西

後漢書卷三十一

四

誅戰不遑啓處然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至孝明皇帝兼天地之
姿用日月之明庶政萬機無不簡心而垂情古典游意經藝每饗
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竝聽四方欣欣雖闕里之化矍相之事誠
不足言孔子闕里人也禮記云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也又多徵名儒呂充禮官如沛國趙牟
琅邪承宮等或安車結駟告歸鄉里安車坐乘之車也告歸謂休假期也或豐衣博帶從
見宗廟其餘已經術見優者布在廊廟故朝多瞻瞻之良華首之
老瞻瞻白首貌也音步河又書曰瞻瞻良士華首謂白首也每讌會則論難衍衍共求政化衍衍和樂貌也詳覽
群言響如振玉孟子曰金聲而玉振之也朝者進而思政罷者退而備問小大隨化
雍雍可嘉期門羽林介冑之士悉通孝經博士議郎一人開門徒
衆百數開門謂開一家之說化自聖躬流及蠻荒匈奴遣伊秩訾王大車且溲
來入就學八方肅清上下無事是日議者每稱盛時咸言永平今
學者益少遠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講儒者競論浮麗忘蹇蹇之忠

習談談之辭談談謂言也音談前書曰昔秦穆公說談談之言也文吏則去法律而學詆欺詆欺亦銳錐

刀之鋒斷刑辟之重德陋俗薄呂致苛刻左傳曰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貽子產書曰今于相鄭立謗政鑄刑書

化流景武之間臣愚曰為宜下明詔博求幽隱發揚巖穴寵進儒

雅有如孝宮者徵詣公車呂俟聖上講習之期公卿各舉明經及

舊儒子孫進其爵位使續其業復召郡國書佐使讀律令如此則

延頸者日有所見傾耳者月有所聞伏願陛下推述先帝進業之

道周易曰君子進德修業太后深納其言是後屢舉方正敦樸仁賢之士準再遷

御史中丞永平之初連年水旱災異郡國多被飢困準上疏曰臣

聞傳曰飢而不損茲曰太厥災水洪範五行傳之文也言下人飢饉君上不能損減謂之為太太極甚也春秋穀

梁傳曰五穀不登謂之大侵大侵之禮百官備而不製官職備列不造作也羣

神禱而不祠禱請而已無祭祀也由是言之調和陰陽寔在儉節朝廷雖勞心

後漢三十二

元元事從省約而在職之吏尚未奉承夫建化致理由近及遠故

詩曰京師翼翼四方是則韓詩之文也今可先令太官尚方考功上

林池鑾諸官實減無事之物前書百官表曰少府掌山海池澤之稅屬官有太官考

器械尚方主作刀劍器物鑾者於池苑中以竹五府調省中都官吏京師作者五

謂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大將軍也調發也省減如此則化及四方人勞省息伏

見被災之郡百姓凋殘恐非賑給所能勝贍雖有其名終無其實

可依征和元年故事武帝征和元年詔曰當今務在禁苛遣使持節慰安尤

困乏者徙置荆揚就郡既省轉運之費且令百姓各安其所今雖

有西屯之役宜先東州之急時光零羌亂隴道大為寇害遣車騎將軍鄧騭征西校

祿大夫樊湛品君分冀如遣使者與二千石隨事消息悉留富人守其舊

土轉尤貧者過所衣食誠父母之計也衣音於既願巨臣言下公卿

平議太后從之悉已公田賦與貧人即擢準與議郎呂倉竝守光

庶

祿大夫準使冀州倉使兖州準到部開倉稟食稟給慰安生業流人

咸得蘇息還拜鉅鹿太守時飢荒之餘人遮流迸家戶且盡準課

督農桑廣施方略其年間穀粟豐賤數十倍而趙魏之郊數為荒

所鈔暴準外禦寇虜內撫百姓郡境已安五年轉河內太守時羌

復屢入郡界準輒將兵討逐修理塲壁說文曰塲小障也威名大行視事三

年已疾徵三轉為尚書令明習故事遂見任用元初三年代周暢

為光祿勳五年卒於官

陰識字次伯南陽新野人也光烈皇后之前母兄也其先出自管

仲管仲七世孫修自齊適楚為陰大夫因而氏焉秦漢之際始家

新野及劉伯升起義兵識時游學長安聞之委業而歸率子弟宗

族賓客千餘人往詣伯升伯升適已識為校尉更始元年遷偏將

軍從攻宛別降新野清陽杜衍冠軍胡陽五縣並屬南陽郡也二年更始封識

陰德侯行大將軍事建武元年光武遣使迎陰貴人於新野并徵
識識隨貴人至呂為騎都尉封陰鄉侯二年呂征伐軍功增封
識叩頭讓曰天下初定將帥有功者衆臣託屬掖庭仍加爵邑不
可呂示天下帝甚美之呂為騎都尉鎮函谷遷侍中呂母憂辭歸
十五年定封原鹿侯原鹿縣屬汝南郡俗本鹿作慶者誤及顯宗立為皇太子呂識守執
金吾輔導東宮帝每巡郡國常留鎮守京師委呂禁兵入雖極
言正議及與賓客語未嘗及國事帝敬重之常指識曰勅戒貴戚
激厲左右焉識所用掾史皆簡賢者如虞廷傳寬薛悛等多至公
卿校尉顯宗即位拜為執金吾位特進永平二年卒贈呂本官印
綬諡曰貞侯子躬嗣躬卒子貴嗣永初七年為奴所殺無子國絕
永寧元年鄧太后呂璜弟淑封淑卒子縮嗣躬弟子綱女為和
帝皇后封綱吳房侯位特進三子軼輔敞皆黃門侍郎后坐巫蠱

事廢綱自殺輔下獄死軼敞徙日南識弟興

興字君陵光烈皇后母弟也為人奮力建武二年為黃門侍郎
守期門僕射典將武騎從征伐平定郡國興每從出入常操持小
蓋障翳風雨躬履塗泥率先期門光武所幸之處輒先入清宮甚
見親信雖好施接賓然門無依客與同郡張宗上谷鮮于哀不相
好知其有用猶稱所長而達之友人張汜杜禽與興厚善呂為華
而少實但私之呂財終不為言是呂世稱其忠平第宅苟完裁救
風雨九年遷侍中賜爵關內侯帝後召興欲封之置印綬於前興
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陣之功而一家數人竝蒙爵土今天下朕
望誠為盈溢缺音羌志及前書音義曰朕猶莫也一音决猶望之也臣蒙陛下貴人恩澤至厚富貴
已極不可復加至誠不願帝直興之讓不奪其志貴人問其故興
曰貴人不讀書記邪亢龍有悔易乾卦上九爻曰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亢極也夫龍曰喻君言居上體之極則有悔吝之災也夫

外戚家苦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眇眇公主愚心實不安也富貴有極人當知足夸奢益為觀聽所譏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拒卒不為宗親求位十九年拜衛尉亦輔導皇太子明年夏帝風眩疾甚後召與領侍中受顧命於雲臺廣室命洛陽南宮有雲臺廣德殿會疾瘳召見與欲臣代吳漢為大司馬與叩頭流涕固讓曰臣不敢惜身誠虧損聖德不可苟冒至誠發中感動左右帝遂聽之二十三年卒時年三十九興素與從兄嵩不相能然敬其威重興疾病帝親臨問臣政事及群臣能不與頓首曰臣愚不足臣知之然伏見議郎席廣謁者陰嵩竝經行明深踰於公卿興沒後帝思其言遂擢廣為光祿勳嵩為中郎將監羽林十餘年臣謹勅見幸顯宗即位拜長樂衛尉遷執金吾永平元年詔曰故侍中衛尉關內侯興典領禁兵從平天下當臣軍功顯受封爵又諸舅

比例應蒙恩澤興皆固讓安乎里巷前書曰周昌沛人也為御史大夫為人強力敢直言極諫也在家仁孝有曾閔之仁不幸早卒朕甚傷之賢者

子孫宜加優異其臣汝南之鮦陽封典子慶為鮦陽侯鮦陽故城在今豫州新蔡縣北

財物悉與員丹帝臣慶義讓擢為黃門侍郎慶卒子琴嗣建初五年興夫人卒肅宗使五官中郎將持節即墓賜策追諡興曰翼侯

琴卒子萬全嗣萬全卒子桂嗣興弟就嗣父封宣恩侯後改封為

新陽侯新陽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真陽縣西南就善談論朝臣莫及然性剛傲不得眾譽

顯宗即位臣就為少府位特進就子豐尚鄉邑公主九武女也公主驕妒

豐亦狷急狷疾也永平二年遂殺主被誅父母當坐皆自殺國除帝

臣舅氏故不極其刑陰氏侯者凡四人初陰氏世奉管仲之祀謂為相君宣帝時陰子方者至孝有仁恩臘日晨炊而竈神形見五雜

宣市之間平有買字

行書曰寵神名謂字子郭衣黃衣夜被髮從寵中出知其名呼之可除凶惡宜市猪肝泥寵令婦季

子方再拜受慶家有黃羊因曰

祀之自是已後暴至巨富田有七百餘頃與馬僕隸比於邦君子

方常言我子孫必將疆大至識三世而遂繁昌故後常曰臘日祀

竈而薦黃羊焉

贊曰權族如傾后門多毀樊氏世篤陰亦戒侈恂恂苗胤傳龜襲

紫恂恂恭順貌也公侯皆紫綬金印龜鈕曰應劭漢官儀

後漢書二十二

馬忠傳

後漢書二十二

朱馮虞鄭周列傳第二十三

後漢書三十三

唐章懷太子賢註

朱浮字叔元沛國蕭人也初從光武為大司馬主簿遷偏將軍從

破邯鄲光武遣吳漢誅更始幽州牧苗曾迺拜浮為大將軍幽州

牧守薊城遂討定北邊建武二年封武陽侯食三縣浮年少有才

能頗欲厲風迹風化之迹也收士心辟召州中名宿涿郡王岑之屬曰為

從事岑後為梁州牧及王莽時故吏二千石皆引置幕府迺多發諸郡倉穀

廩贍其妻子漁陽太守彭寵曰為天下未定師旅方起不宜多置

官屬曰損軍實謂甲兵糧儲也左傳曰廢軍實也不從其令浮性矜急矜誇多自取也頗有

不平因曰峻文詆之峻嚴切也詆誣也寵亦很强兼負其功嫌怨轉積浮密

奏寵遣吏迎妻而不迎其母又受貨賄殺害友人多聚兵穀意計

難量寵既積怨聞之遂大怒而舉兵攻浮浮曰書質責之質正也曰益

聞智者順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常竊悲京城太叔呂不知足而

無賢輔卒自棄於鄭也左傳曰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及莊公即位武姜為之請京使居謂之京城太叔既而太叔將襲鄭公命子

封侯京叔太叔伯通呂名字典郡伯通彭寵字也有佐命之功光武初鎮河北寵遣吳漢等發

步兵三千人先歸光武及圍邯鄲寵轉食前後不絕也臨人親職愛惜倉庫而浮乘征伐之任欲權時

救急二者皆為國耳即疑浮相譖何不詣闕自陳而為族滅之計

乎朝廷之於伯通恩亦厚矣委呂大郡任呂威武光武賜寵號大將軍故云任以威武也事

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親柱石以屋為喻也匹夫媵母尚能致命一餐左傳曰趙

盾田千首山舍下騎乘見靈輒餓問曰三日不食矣食之後百靈公欲殺趙盾輒為公甲士倒戟以禦公徒而免盾媵母未詳也豈有身帶三綬職典

大邦寵為漁陽太守建忠侯大將軍故帶三綬而不顧恩義生心外畔者乎伯通與吏人語何

呂為顏行步拜起何呂為容坐臥念之何呂為心引鏡窺影何施

眉目舉措建功何呂為人惜乎棄休令之嘉名造梟鴟之逆謀梟鴟

即此梟也其子適大還食其母說文八不季鳥也捐傳世之慶祚招破敗之重災高論堯舜之道

不忍桀紂之性生為世笑死為愚鬼不亦哀乎伯通與耿俠游俱

起佐命同被國恩俠游歌況字也況為上谷太守初與寵結謀共歸光武也俠游謙讓屢有降拒之言

挹損也而伯通自伐呂為功高天下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

之行至阿東見群豕皆白懷慙而還若呂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為

遼東豕也今迺愚妄自比六國六國之時其執各盛廓土數千里

勝兵將百萬故能據國相持多歷年世今天下幾里列郡幾城奈

何呂區區漁陽而結怨天子此猶河濱之人捧土呂塞孟津多見

其不知量也芳今天下適定海內願安士無賢不肖皆樂立名於

世而伯通獨中風狂走自捐盛時內聽驕婦之失計外信讒邪之

諛言浮密奏寵上徵之寵妻勸寵無應徵又與所親信計議吏皆怨浮勸寵止不應徵也長為群后惡法永為功臣鑒戒

豈不誤哉定海內者無私讐勿呂前事自誤願留意顧老母幼弟

凡舉事無為親厚者所痛而為見讐者所快寵得書愈怒愈猶益也攻浮

損

轉念明年涿郡太守張豐亦舉兵反時二郡畔戾北州憂恐浮曰
為天子必自將兵討之而但遣游擊將軍鄧隆陰助浮浮懷懼曰
為帝怠於敵不能救之迺上疏曰昔楚宋列國俱為諸侯莊王曰
宋執其使遂有投袂之師魏公子領朋友之要觸冒強秦之鋒夫
楚魏非有分職匡正之大義也莊王但為爭疆而發忿公子曰言
而立信耳左傳曰楚莊王使申舟無良聘于齊曰無假道於宋宋人殺無良莊王聞之投袂而起遂發兵圍宋史記魏公子無忌魏昭王之少子封信陵君仁而好士食客三千人公子姊為趙平原君勝妻秦圍邯鄲求救於魏魏以秦強不敢救公子乃厲兵符奪晉師軍以救趙秦兵遂解也今彭寵反叛張豐逆節
曰為陛下必棄捐它事曰時滅之既歷時月寂漠無音從圍城而
不救放逆虜而不討臣誠惑之昔高祖聖武天下既定猶身自征
伐未嘗寧居高祖定天下之後猶自征何如陳豨黠布等也陛下雖與大業海內未集而獨逸豫
不顧北垂百姓遑遑無所繫心三河冀州曷足曰傳後哉今秋稼
已熟復為漁陽所掠張豐狂悖姦黨日增連年拒守吏士疲勞甲

胄生蟣蝨弓弩不得弛鄭玄注周禮曰弛釋下也上下焦心相望救護仰希陛下生

活之恩詔報曰往年赤眉跋扈長安跋扈猶暴橫也吾策其無穀必東果來

歸降今度此反虜執無久全其中必有內相斬者今軍資未充故

須後麥耳須待也浮城中糧盡人相食會上谷太守耿況遣騎來救浮

浮迺得遁走南至良鄉其兵長反遮之兵長兵之長帥也浮恐不得脫迺下

馬刺殺其妻僅曰身免城降於寵尚書令侯霸奏浮敗亂幽州構

成寵罪徒勞軍師不能死節罪當伏誅帝不忍曰浮代賈復為執

金吾徙封父城侯後豐寵竝自敗帝曰二千石長吏多不勝任時

有纖微之過者必見斥能交易紛擾百姓不寧六年有日食之異

浮因上疏曰臣聞日者衆陽之所宗君上之位也凡居官治民據

郡典縣皆為陽為上為尊為長若陽上不明尊長不足則干動三

光垂示王者干犯也三光日月星也五典紀國家之政禮記曰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潔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

也屬辭比事春秋敘也鴻範別災異之文鴻範尚書篇名箕子為武王陳政道陰陽之法災異即警徵之類也皆宣明天道

徵來事者也徵驗也陛下哀愍海內新離禍毒保宥生人有竟也使得蘇息

而今牧人之吏多未稱職小違理實輒見斥罷豈不粲然黑白分

明哉淮南子曰聖人見是非若白黑然已堯舜之盛猶加三考考謂考其功最也尚書舜典曰三載考績

三考黜陟大漢之興亦累功效吏皆積久養老於官至名子孫因為

也前書武帝時漢有天下已七十餘年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人人自愛而重犯法音義曰時無事吏不數黜至太子孫而不轉職今倉氏庫氏因以為姓即倉庫吏之後

也也當時吏職何能悉理論議之徒豈不誼譁蓋已為天地之功不

可倉卒艱難之業當累日也而聞者守宰數見換易迎新相代疲

勞道路尋其視事日淺未足昭見其職既加嚴切人不自保各相

顧望無自安之心有司或因睚眦已騁私怨苟求長短求媚上意

二千石及長吏迫於舉劾懼於刺譏故爭飾詐偽已希虛譽斯皆

群陽騷動日月失行之應夫物暴長者必天折功卒成者必亟壞

如摧長久之業而造速成之功非陛下之福也天下非一時之用

也海內非一旦之功也願陛下游意於經年之外望化於一世之

後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見論語天下幸甚帝下其議群臣多同於浮自是牧守易

代頗簡舊制州牧奏二千石長吏不任位者事皆先下三公三公

遣掾史案驗然後黜退帝時用明察不復委任三府而權歸刺舉

之吏刺舉即州牧也浮復上疏曰陛下清明履約率禮無違自宗室諸王外

家后親皆奉遵繩墨無黨執之名至或乘牛車齊於編人斯固法

令整齊下無作威者也求之於事宜已和平而災異尤見者而豈

徒然天道信誠不可不察竊見陛下疾往者上威不行下專國命

卽位已來不用舊典信刺舉之官黜鼎輔之任至於有所劾奏便

加退免覆案不關三府罪譴不蒙澄察陛下已使者為腹心而使

者已從事為耳目是為尚書之平決於百石之吏使者刺史也續漢志曰每州有從事秩百石耳

目謂令采察也
平謂平決也

故群下苛刻各自為能兼已私情容長憎愛在職皆競

張空虚已要時利故有罪者心不厭服無咎者坐被空文不可經

盛衰貽後王也也夫事積久則吏自重重猶愛惜也吏安則人自靜傳曰

五年再閏天道迺備周曆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一度一年十二月除小月

度之一不匝一年餘十一日四分日之一故三年即餘三十三日四分日之三閏月又小月五年即得再閏夫已天地之靈猶五載已成

其化況人道哉臣浮愚慙不勝惓惓願陛下留心千里之任省察

偏言之奏七年轉太僕浮又已國學既興宜廣博士之選迺上書

曰夫太學者禮義之宮教化所由興也陛下尊敬先聖垂意古典

宮室未飾于戈未休而先建太學造立橫舍橫學也或作講義亦同比日車駕親

臨觀饗將已弘時雍之化顯勉進之功也雅和也書曰黎民於變時雍乃勉勸也尋博士之

官為天下宗師使孔聖之言傳而不絕舊事策試博士必廣求詳

選爰自畿夏延及四方是已博舉明經唯賢是登畿王畿夏華夏也漢官儀曰博士秦官也武帝

初置五經博士後增至十四人太常差選有聰明威重一人為祭酒總領綱紀其舉狀曰生事愛敬喪沒知禮通易尚書孝經論語兼綜載籍窮微闡奧隱居樂道不求聞達身無余疾痼疾世六屬不與妖惡交通王侯賞賜行應川科經任博士下言某官某甲係舉學者精勵遠近同慕伏聞詔書更試五人

唯取見在洛陽城者臣恐自今已往將有所失求之密邇容或未

盡而四方之學無所勸樂凡策試之本貴得其真非有期會不及

遠方也又諸所徵試皆私自發遣非有傷費煩擾於事也語曰中

國失禮求之於野劉歆移書太常曰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臣浮幸得與講圖識與音預故

敢越職帝然之二十年代竇融為大司空二十二年坐賣弄國恩

免二十五年徙封新息侯帝已浮陵轢同列每銜之陵轢猶欺蔑也惜其功

能不忍加罪永平中有人單辭告浮事者單辭謂無正據也顯宗大怒

賜浮死長水校尉樊儵言於帝曰唐堯大聖兆人獲所獲得也尚優游

四凶之獄厭服海內之心優游謂優柔也四凶者鯀共工驩兜三苗左傳曰舜流四凶族今云堯者舜為堯臣而流之也書曰四罪而天下咸

服使天下咸知然後極罰極誅也音紀力反浮事雖昭明而未達人聽宜下

廷尉章著其事帝亦悔之

論曰吳起與田文論功文不及者三朱買臣難公孫弘十策弘不
得其一終之田文相魏公孫宰漢誠知宰相自有體也史記魏置相田文吳起不悅謂

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田文曰不
如子起曰理百官親萬人實府庫子孰與起田文曰不如子吳起曰守西河秦人不敢東向韓趙
實從子孰與起田文曰不如子吳起曰此三者子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田文曰主少國疑
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吳起默然良久曰屬之於子矣田文曰此
乃吾所以居子也吳起方乃自知不如武帝時方築朔方公孫弘諫以為罷弊中國上使朱買臣難弘發十策弘不得一故曾子曰君子所貴乎
道者三三謂動容觀正顏色邊豆之事則有司存邊豆禮器也小細之務有司所主非人君之事也而光

武明帝躬好吏事亦已課覈三公課其殿晨覈其得失其人或失而其禮稍薄

至有誅斥詰辱之累任職責過一至於此追感賈生之論不亦篤

乎賈誼曰廉恥禮節以繩君子故有賜死而無戮辱是以黜則之罪不及大夫以其難主上不遠也是時人告周勃謀及繫長安卒無事故誼以此譏上也朱浮議諷

苛察欲速之弊然矣論語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以光武帝明察煩刻故引之焉得長者之

言哉前書龔遂為渤海郡太守王生謂遂曰君仰見上問君何以化渤海宜曰聖主之力非小臣之力也既至前上果問遂對如王生言天子悅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也

馮魴字季孫南陽湖陽人也其先魏之支別食萊馮城因曰氏焉

東觀記曰其先魏之別封曰華侯華侯孫長卿食萊馮城因以氏焉魴父名揚也秦滅魏遷於湖陽為郡族姓王莽末四

方潰畔魴迺聚賓客招豪傑作營壑曰待所歸待真主也是時湖陽大姓

虞都尉反城稱兵先與同縣申屠季有仇而殺其兄謀滅季族季

亡歸魴將季欲還其營道逢都尉從弟長卿來欲執季魴叱長

卿曰我與季雖無素故士窮相歸要當已死任之卿為何言遂與

俱歸季謝曰蒙恩全死無已為報恩有牛馬財物願悉獻之魴作

色曰吾老親弱也賊城中今日相與尚無所顧何云財物乎季

慙不敢復言魴自是為縣邑所敬信故能據營自固時天下未定

而四方之士擁兵矯稱者甚眾唯魴自守兼有方略光武聞而嘉

之建武三年徵詣行在所見於雲臺即南宮也拜虞令虞縣屬本虞國舜後所封之邑今宋州虞

城縣也為政敢殺伐曰威信稱遷郊令後車駕西征隗囂潁川盜賊群

全上諸字有得字

笈皆

起邲賊延褒等衆三千餘人攻圍縣舍魴率吏士七十許人力戰連日弩矢盡城陷魴迺遁去帝聞郡國及卽馳赴潁川魴詣行在所帝案行鬪處知魴力戰迺嘉之曰此健令也所當討擊勿拘州郡褒等聞帝至皆自鬻剔剔音他狄反聲類曰亦鬻字音他計反謂剔去髮也負鈇鑽說文曰鈇判刀也鑽椎也音質將其衆請罪帝且赦之使魴轉降諸聚落縣中平定詔迺悉召褒等還魴誅之魴責讓曰行軍法皆叩頭曰今日受誅死所無恨魴曰汝知悔過伏罪今一切相赦聽各反農桑爲令作耳目皆稱萬歲是時每有盜賊竝爲豪等所發無敢動者縣界清淨十三年遷魏郡太守二十七年召高第入代趙熹爲太僕中元元年從東封岱宗行衛尉事還代張純爲司空賜爵關內侯二年帝崩使魴持節起原陵更封楊邑鄉侯食三百五十戶永平四年坐考隴西太守鄧融聽任姦吏策免削爵上六年顯宗幸魯復行衛尉事七年代

陰嵩爲執金吾魴性矜嚴公正在位數進忠言多見納用十四年

詔復爵土明年東巡郡國留魴宿衛南宮東觀記曰勅魴車馬發後將親騎宿玄武門復道上領南宮吏士承

給林席子孫得到魴所建初三年召老病乞身肅宗許之其冬爲五更詔魴朝賀

就列侯位元和二年卒時年八十六子柱嗣尚顯宗女獲嘉長公主少爲侍中召恭肅謙約稱位至將作大匠柱卒子定嗣官至羽

林郎將定卒無子國除定弟石襲母公主封獲嘉侯亦爲侍中稍

遷衛尉能取悅當世爲安帝所寵帝嘗幸其府留飲十許日賜駁

犀具劔佩刀以班犀飾劔也紫艾綬艾卽蓋綠色也其色似艾玉玦各一半環曰玦以飾帶也拜子世爲黃

門侍郎世弟二人皆郎中自永初兵荒王侯租秩多不充於是特

詔召它縣租稅足石令如舊限足音卽論反歲入穀三萬斛錢四萬遷光

祿勳遂代楊震爲太尉及北鄉侯立章之孫濟北惠王章之子懿也遷太傅與太尉東

萊劉喜參錄尚書事順帝旣立石與喜皆曰阿黨聞顯江京等策

免復為衛尉卒子代嗣代卒弟承嗣為步兵校尉石弟琬琬音和和帝

時詔封楊邑侯亦曰石寵官至城門校尉卒子肅嗣為黃門侍郎

虞延字子大陳留東昏人也東昏縣故城在今汴州陳留縣東北延初生其上

有物若一匹練遂上天占者曰為吉及長長八尺六寸要帶十

圍力能扛鼎說文曰扛鼎橫關對舉也扛音江少為戶牖亭長時王莽貴人魏氏謝承書曰莽貴

升性敦朴不拘小節又無鄉曲之譽王莽末天下大亂延常嬰甲

胄擁衛親族扞禦鈔盜賴其全者甚眾延從女弟年在孩乳其母

不能活之棄於溝中延聞其號聲哀而收之養至成人謝承書曰養育成人以妻同縣

建武初仕執金吾府除細陽令細陽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潁州汝陰縣西北每至歲時伏臘

輒休遣徒繫各使歸家竝感其恩德應期而還有囚於家被病自

載詣獄既至而死延率掾吏殯於門外百姓感悅之後去官還鄉

里太守富宗聞延名召署功曹富姓奢靡車服器物多不中節

延諫曰昔晏嬰輔齊鹿裘不完晏子曰晏子布衣鹿裘以朝公曰夫子之家若此之貧也奚衣之惡也季文子

相魯妾不衣帛左傳曰季文子相魯妾下衣帛馬不食粟曰約失之者鮮矣宗不悅延即辭退

居有頃宗果曰後從被誅臨當伏刑擊涕而歎曰恨不用功曹虞

延之諫光武聞而奇之二十年東巡路過小黃高帝母昭靈后園

陵在焉小黃縣屬陳留郡故城在今汴州陳留縣東北漢官儀注曰高帝母起兵時死小黃北

後為作陵廟於小黃陳留風俗傳云沛公起兵野戰喪皇妣於黃鄉天下平乃使使者

部督郵詔呼引見問園陵之事延進止從容占拜可觀其陵樹枝

葉皆諳其數株根也葉伐木更生也俎豆犧牲頗曉其禮帝善之勅延從駕到魯

還經封丘城門門下小不容羽蓋封丘今汴州縣也帝怒使撻侍御史延因

下見引咎曰為罪在督郵言辭激揚有感帝意迺制詔曰呂陳留

督郵虞延故貫御史罪也貫放也延從送車駕西盡郡界賜錢及劔帶佩

刀還郡於是聲名遂振二十三年司徒王況碎焉

謝承書曰况字文伯京兆杜陵人也代為三輔

名族該總五經志節高亮為陳留太守性聰敏善行德教永平十五年蝗蟲起泰時元正朝

賀帝望而識延遣小黄門馳問之即日召拜公車令明年遷洛陽

令是時陰氏有客馬成者常為姦盜延收考之陰氏屢請獲一書

輒加笞二百笞種也音彭信陽侯陰就就光烈皇后弟也迺訴帝譖延多所寃

枉帝迺臨御道之館親錄囚徒延陳其獄狀可論者在東無理者

居西成迺回欲趨東延前執之謂曰爾人之巨蠹久依城社不畏

熏燒齊景公問晏子曰理國何患對曰患社鼠公曰何謂社鼠對曰社鼠不可熏人君之左右亦國之社鼠也今考實未竟宜當盡法

成大呼稱枉階戟郎已戟刺延叱使置之續漢志曰凡郎官皆主執戟宿衛也帝知延不

私謂成曰汝犯王法身自取之呵使速去後數日伏誅於是外戚

斂手莫敢干法在縣三年遷南陽太守永平初有新野功曹鄧衍

巨外戚小侯每豫朝會而容姿趨步有出於眾顯宗目之顧左右

曰朕之儀貌豈若此人特賜輿馬衣服延已衍雖有容儀而無實

行未嘗加禮帝既異之迺詔衍令自稱南陽功曹請闕謝承書曰帝賜輿馬衣服劍佩

刀錢二萬南陽計吏歸具以啟延延知衍華不副實行不配容積三年不用於是上乃自勅衍稱南陽功曹請闕既到拜郎中遷玄武司馬

玄武宮之北門也每宮城門皆有司馬一人秩千石見續漢志衍在職不服父喪帝聞之迺歎曰知人則哲

惟帝難之信哉斯言衍慙而退由是呂延為明三年徵代趙熹為

太尉八年代范遷為司徒歷位二府十餘年無異政績會楚王英

謀反陰氏欲中傷之使人私呂楚謀告延延已英藩戚至親不然

其言又欲辟幽州從事公孫弘郡國有從事主督促文書察舉非法皆州自辟除故通為百石即功曹從事理中從事之類是也見

續漢志弘交通楚王而止竝不奏聞及英事發覺詔書切讓延遂自

殺家至清貧子孫不免寒餒餒餓也謝承書曰身沒之後家貧空子孫同衣而出并日而食延從曾孫放字

子仲少為太尉楊震門徒及震被讒自殺順帝初放詣闕追訟震

罪由是知名桓帝時為尚書呂議誅大將軍梁冀功封都亭侯後

為司空坐水災免性疾惡宦官遂為所陷靈帝初與長樂少府李膺等俱曰黨事誅

鄭弘字巨君會稽山陰人也孔靈符會稽記曰射的從祖吉宣帝時為西域都

護謝承書曰其曾祖父本齊國臨淄人官至蜀郡屬國都尉武帝奇之召署督郵舉孝

也弘少為鄉嗇夫守第五倫行春太守常以春行所主縣勸人見而深

廉弘師同郡河東太守焦贛楚王英謀反發覺言疏引贛既被

收捕疾病於道亡沒妻子閉繫詔獄掠考連年諸生故人懼相連

及皆改變名姓亡逃其禍弘獨髡頭負鈇鎖詣闕上章為贛訟罪

顯宗覺悟即赦其家屬弘躬送貶喪及妻子遠鄉里由是顯名拜

為驛令騶今兖州也謝承書曰弘勤行德化部人王逢等得路

國當春大旱五穀不豐驛獨致雨偏熟永平十五年

郡因以狀聞詔書以為政有仁惠民稱蘇息遷淮陰

太守謝承書曰弘仍息蘇賦

不然遣使案行如言也政有仁惠民稱蘇息遷淮陰

書郎限滿補縣長令史丞尉弘奏曰為臺職雖尊而酬賞甚薄至

於開選多無樂者樂首五請使郎補千石令史為長帝從其議弘前

後所陳有補益王政者皆著之南宮曰為故事出為平原相徵拜

侍中建初八年代鄭眾為大司農舊交阯七郡貢獻轉運皆從東

治東治縣屬會稽郡太康地理志云漢武帝汎海而至風波艱阻沉溺相係弘

奏開零陵桂陽嶠道於是夷通嶠嶺也至今遂為常路今謂范在職二

年所息省三億萬計時歲天下遭旱邊方有警人食不足而帑藏

殷積說文曰帑金弘又奏宜省貢獻減徭費曰利飢人帝順其議元和

元年代鄧彪為太尉時舉將第五倫為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

見弘曲躬而自卑帝問知其故遂聽置雲母屏風分隔其間以雲母

飾屏風

也由此呂為故事在位四年奏尚書張林阿附侍中竇憲而素行
臧穢又上洛陽令楊光憲之賓客在官貪殘竝不宜處位書奏吏
與光故舊因呂告之光報憲憲奏弘大臣漏泄密事帝詰讓弘收
上印綬弘自詣廷尉詔勅出之因乞骸骨歸未許病篤上書陳謝
并言竇憲之短帝省章遣醫占弘病比至已卒臨歿悉還賜物勅
妻子褐巾布衣素棺殯殮呂還鄉里

周章字次叔南陽隨人也

叔或作中

初仕郡為功曹時大將軍竇憲免封

冠軍侯就國章從太守行春到冠軍太守猶欲謁之章進諫曰今

日公行春豈可越儀私交且憲椒房之親執傾王室而退就藩國

禍福難量明府剖符大臣千里重任

剖符解見杜詩傳

舉上進退其可輕乎

太守不聽遂便升車章前拔佩刀絕馬鞅於是迺止及憲被誅公

卿呂下多呂交關得罪太守幸免呂此重章舉李廉六遷為五官

中郎將延平元年為光祿勳永初元年代魏霸為太常其冬代尹
勤為司空是時中常侍鄭眾蔡倫等皆秉執豫政章數進直言初
和帝崩鄧太后呂皇子勝有痼疾痼猶廢也不可奉承宗廟貪殤帝孩抱
養為己子故立之呂勝為平原王及殤帝崩群臣呂勝疾非痼意
咸歸之太后呂前既不立恐後為怨迺立和帝兄清河孝王子祐
是為安帝章呂眾心不附遂密謀閉宮門誅車騎將軍鄧騭兄弟
及鄭眾蔡倫劫尚書廢太后於南宮封帝為遠國王遠遠之國也而立平
原王事覺勝策免章自殺家無餘財諸子易衣而出并日而食
論曰孔子稱可與立未可與權論語載孔子之詞也權也者反常者也
公羊傳曰權者何權者反乎經然後有善也將從反常之事必資非常之會會際也使夫舉無違妄
志行名全周章身非負圖之託武帝發立昭帝為太子乃德之萬夫之望
詩云願嘏昂昂萬夫之望王無絕天之壘地有既安之執書曰紂自絕於天結怨於人也而創慮於難圖

詩云願嘏昂昂萬夫之望

王無絕天之壘地有既安之執

書曰紂自絕於天結怨於人也

而創慮於難圖

希功於理絕不已悖乎悖逆也如令君器易易下議卽斗筭必能叨天

業則狂夫豎臣亦自奮矣孟軻有言曰有伊尹之心則可無伊尹

之心則篡矣孟子曰公孫丑問曰伊尹放太甲於桐宮人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於戲方

來之人戒之哉

贊曰朱定北州激成寵尤魴用降帑帑延感歸囚鄭竇怨偶代相

為仇左傳曰怨偶曰仇周章反道小智大謀易曰智小而謀大少而謀大

馬虞鄭周列傳第二十三

馬虞鄭周

後漢書二十三

梁統列傳第二十四

曾孫商 玄孫冀

後漢書三十四

唐章懷太子賢註

梁統字仲寧安定烏氏人晉大夫梁益耳東觀記曰其先與秦同祖出於伯益卽其先也

統高祖父子都自河東遷居北地子都子橋東觀記橋子溥溥子

延延明軍謀特除西域司馬延生統呂貨十萬徙茂陵至哀平之末歸安定統性剛毅而

好法律初仕州郡更始二年召補中郎將使安集涼州拜酒泉太

守會更始敗赤眉入長安統與竇融及諸郡守起兵保境謀共立

帥初呂位次咸共推統固辭曰昔陳嬰不受王者呂有老母也

前書曰陳嬰故東陽令史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酒請立嬰為王嬰母謂曰吾自為汝家婦聞先故未嘗貴今暴得大名不祥不知有所屬嬰適不敢為王今統內有尊

親又德薄能寡誠不足呂當之遂共推融為河西大將軍更呂統

為武威太守為政嚴猛威行鄰郡建武五年統等各遣使隨竇融

長史劉鈞詣闕奉貢願得詣行在所詔加統為宣德將軍八年夏

光武自征隗囂統與竇融等將兵會車駕及囂敗封統為成義侯
同產兄巡從弟騰竝為關內侯拜騰酒泉典農都尉悉遣還河西
十二年統與融等俱詣京師呂列侯奉朝請更封高山侯拜太中
大夫除四子為郎統在朝廷數陳便宜呂為法令既輕下茲不勝
宜重刑罰呂遵舊典迺上疏曰臣竊見元哀二帝輕殊死之刑呂
一百二十三事手殺人者減死一等不觀記曰元帝初元五年輕殊死刑三十四事哀帝建平元年輕殊死刑八十一事其四十二事手殺人者減死一等自是呂後著為常準故人輕犯法更易殺人臣聞立君
之道仁義為主仁者愛人義者政理愛人呂除殘為務政理呂去
亂為心刑罰在衷無取於輕是呂五帝有流殛放殺之誅唐虞時流
兇殺三苗鯀鯀堯為五帝之一故舉言焉三王有大辟刻肌之法大辟罪之大者謂死刑也刻肌謂剝膚也故孔子稱仁
者必有勇論語載孔子之言也五帝三王皆曰仁義而化而能用刑曰正俗是為勇也又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
義易繫辭曰何曰守位曰仁何曰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人為非曰義繫辭亦孔子作故稱又曰高帝受命誅暴平蕩天下約

今定律誠得其宜高祖定天下使蕭何次律令文帝寬惠柔克遭世康平柔能也言呂和柔能理俗也尚

唯除省肉刑相坐之法它皆率由無革舊章秦法一人有罪並其家室文帝除肉刑并相坐律令

武帝值中國隆盛財力有餘征伐遠方軍役數興豪傑刑則仍舊不改

犯禁姦吏弄法故重首匿之科著知從之律凡首匿者為謀自藏匿罪人至宣帝時除子匿父母妻匿夫孫

正直總御海內臣下奉憲無所失墜因循先典天下稱理至哀平匿祖父母罪餘至殊死上請知從謂見知故縱武帝時立見知故縱之罪便張湯等著律並見前書

繼體而即位日淺聽斷尚寡丞相王嘉輕為穿鑿虧除先帝舊約王嘉字公仲平陵人案嘉傳及刑法志並無其事統數年之間百有餘事或

成律王嘉字公仲平陵人案嘉傳及刑法志並無其事統數年之間百有餘事或與嘉時代相接所引固不安矣但班固不載也數年之間百有餘事或

不便於理或不厭民心謹表其害於體者傳奏於左體政體也伏

惟陛下包元履德權時撥亂撥亂代反也功踰文武德侔高皇誠

不宜因循季末衰亂之軌回神明察正考量得失宣詔有司詳擇其

善定不易之典施無窮之法天下幸甚事下三公廷尉議者呂為

善定不易之典施無窮之法天下幸甚事下三公廷尉議者呂為

隆刑峻法非明王急務施行日久豈一朝所釐蓋猶改也統今所定不宜

開可統復上言曰有司臣今所言不可施行尋臣之所奏非曰

嚴刑竊謂高帝呂後至乎孝宣其所施行多合經傳宜比方今事

驗之往古聿遵前典事無難改不勝至願願得召見若對尚書近

臣口陳其要帝令尚書問狀統對曰聞聖帝明王制立刑罰故雖

堯舜之盛猶誅四凶經曰天討有罪五刑五庸哉尚書各繇謨之詞也庸

罪用五刑必當也又曰爰制百姓于刑之衷尚書呂刑云七制百姓于刑之中此作爰於也義

亦通衷音丁仲反下同孔子曰刑罰不衷則人無所措手足也衷之為言不輕不

重之謂也春秋之誅不避親戚左傳曰大義滅親又曰周公殺管叔夫豈不愛于室故也所已防患救

亂坐安衆庶豈無仁愛之恩貴絕殘賊之路也自高祖之興至於

孝宣君明臣忠謀謨深博猶因循舊章不輕改革海內稱理斷獄

益少至初元建平所減刑罰百有餘條初元元年也建平哀帝年也而盜賊浸多歲

已萬數間者三輔從橫群輩並起從音子用及橫音戶孟反至燔燒茂陵火見未央

其後隴西北地西河之賊越州度郡萬里交結攻取庫兵劫略吏

人詔書討捕車年不獲東觀記統對尚書狀曰元壽二年三輔盜賊群輩並起至燔燒茂陵節邑烟火見未央宮前代未嘗所有其後隴西新興

北地任橫任崖西河漕況越州度郡萬里交結或從遠方四面會合遂攻取庫兵劫略吏人國家開封侯之科且軍法追捕僅能破散也是時呂天下無難

百姓安平而狂狡之執猶至於此皆刑罰不衷愚人易犯之所致

也由此觀之則刑輕之作反生大患惠加姦軌而害及良善也故

臣統願陛下采擇賢臣孔光師丹等議孔光字子夏師丹字公仲並哀帝時丞相光明習漢制及法令丹初呂論議深

博徵入為光祿大夫皆有議見前書議上遂寢不報上音時後出為九江太守定封陵鄉侯

統在郡亦有治迹吏人畏愛之卒於官子松嗣

松字伯孫少為郎尚光武女舞陰長公主再遷虎賁中郎將松博

通經書明習故事與諸儒修明堂辟雍郊祀封禪禮儀常與論議

寵幸莫比光武崩受遺詔輔政永平元年遷太僕松數為私書請

託郡縣二年發覺免官遂懷怨望四年冬迺縣飛書誹謗下獄死

國除飛書者無根而至若飛來也即今匿各書也子扈後呂恭懷皇后從兄永元中擢為黃門

侍郎歷位鄉校尉濫恭謙讓亦敦詩書永初中為長樂少府松弟

竦字叔敬少習孟氏易孟喜字長卿東海人見前書弱冠能教授後坐兄松事與弟

恭俱徙九真既徂南土歷江湖濟沅湘湖謂洞庭湖在今岳州水經云沅水出

出零陵始安縣陽海山至巴丘入于江感悼子胥屈原呂非辜沈身迺作悼騷賦繫玄石而

沈之東觀記載其文曰彼仲尼之佐魯兮先嚴斷而後弘行雖離譏以鳴邑兮卒暴誅於兩觀

殷伊周之協德兮暨太甲而但寧豈齊單其幾微兮徒信已呂榮名雖吞乃呂奉命兮扶

目皆於門閭吳荒萌其已殖兮可信顏於王盧圖往鏡來兮開北在篇君名既泯沒兮後辟亦然

風平濯德兮繁顯芬香句踐罪種兮越嗣不長重耳忽推兮六卿卒強趙隕鳴犢兮秦人入疆樂

毅奔趙兮燕亦是喪武安賜命兮昭呂不王蒙宗不幸兮長平顯范父乞身兮楚項不昌何爾

生不先後兮惟洪勳呂遐邁服荔棠如朱紱兮聘鸞輅於萍瀨歷蒼梧之崇丘兮宗虞氏之後又

臨眾濟之神林兮東勳職於蓬碣祖聖道而垂典兮發忠孝日為珍既匡救而不得兮必殞命而

後仁惟賈傳其遠指兮何楊生之敗真彼皇麟之高舉兮照太清之悠悠臨岷川呂愴恨兮指丹

海為期顯宗後詔聽還本郡竦閉門自養呂經籍為娛著書數篇名曰

七序班固見而稱曰孔子著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左傳書齊豹曰盜二叛人名呂懲不義善人勸

焉淫人懼焉孟子云仲尼成春秋亂臣賊子懼梁竦作七序而竊位素餐者慙性好施不事產業

長嫂舞陰公主贍給諸梁親竦有序特重敬竦雖衣食器物必有

加異竦悉分與親族自無所服服猶用也竦生長京師不樂本土自負其

才鬱鬱不得意嘗登高遠望歎息言曰大丈夫居世生當封侯死

當廟食禮記曰諸侯五廟卿大夫三廟士一廟如其不然閑居可呂養志詩書足呂自娛州

郡之職徒勞人耳後辟命交至竝無所就有三男三女肅宗納其

二女皆為貴人小貴人生和帝竇皇后養呂為子而竦家私相慶

後諸竇聞之恐梁氏得志終為已害建初八年遂譖殺二貴人而

陷竦等呂惡逆詔使漢陽太守鄭據傳考竦罪死獄中家屬復徙

九真辭語連及舞陰公主坐徙新城使者護守新城今洛州伊闕縣也宮省事密

莫有知和帝梁氏生者永元九年竇太后崩松子扈遣從兄禮禮古

欺

也漢書奏記三府曰為漢家舊典崇貴母氏而榮貴人親育聖躬不蒙

尊號求得申議求申埋而太尉張酺引禮訊問事理會後召見因白

禮奏記之狀帝感慟良久曰於君意若何酺對曰春秋之義母曰

子貴解見光武紀漢興呂來母氏莫不隆顯臣愚曰為宜上尊號追慰聖

靈存錄諸舅呂明親親帝悲泣曰非君孰為朕思之會貴人姊南

陽樊調妻媼媼音於計反上書自訟曰妾同產女弟貴人前充後宮蒙先

帝厚恩得見寵幸皇天授命誕生聖明而為竇憲兄弟所見譖訴

使妾父竦冤死牢獄骸骨不掩老母孤弟遠徙萬里獨妾遺脫逸

伏草野常恐沒命無由自達今遭值陛下神聖之運親統萬機群

物得所憲兄弟姦惡既伏辜誅海內曠然各獲其宜妾得蘇息拭

目更視迺敢昧死自陳所天臣曰君為天故云所天妾聞太宗即位薄氏蒙榮帝文

即位尊薄太后為皇太后封弟昭為軹侯太后母前死機陽迺追尊太后父為宣帝侯會稽郡置園邑三百家機陽亦置園文夫人園令如靈文侯園儀也宣帝繼統史

族復興史良娣宣帝祖母也宣帝初生母良娣人死無所歸也良娣母貞君黃視有薄史之親獨無外戚餘恩誠自悼傷妾父既冤不可復生母氏

年殊七十殊猶過也及弟棠等遠在絕域不知死生願乞收竦朽骨使母

弟得歸本郡則施過天地存歿幸賴帝覽章感悟迺下中常侍掖

庭令驗問之媼辭證明審遂得引見具陳其狀迺留媼止宮中連

月乃出賞賜衣被錢帛第宅奴婢旬月之間累資十萬媼素有行

操帝益愛之加號梁夫人擢樊調為羽林左監調光祿大夫宏兄

之曾孫也宏光武舅也於是追尊恭懷皇后其冬制詔三公大鴻臚曰夫

孝莫大於尊尊親親其義一也禮記曰上正視親尊尊也下正子孫親親也詩云父兮生我母

兮鞠我撫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

罔極詩小雅也毛萇注云鞠養也撫厚也鄭玄注云畜起也育覆育也顧旋視也復反覆也腹懷抱也極已也朕不敢興事

覽於前世太宗中宗實有舊典太宗文帝也中宗宣帝也追命外祖呂篤親親其追

命外祖呂篤親親其追

封諡皇太后父竦為褒親愍侯比靈文順成恩成侯昭帝母趙婕妤好帝即位追封婕妤好父

為順成侯宣帝追封母王夫人魏而有靈嘉斯寵榮好爵顯服已慰母心遣

中謁者與嫗及扈備禮西迎竦喪竦死漢陽獄故自西迎也詣京師改殯賜東園畫

棺玉匣衣衾東園署名主知棺槨漢儀注王侯葬腰已下玉為札長尺廣二寸半為匣下不足綴巨黃金縷為之匣字或作柙也建瑩於恭懷

皇后陵傍帝親臨送葬百官畢會徵還竦妻子封子崇為樂平侯

崇弟雍乘氏侯雍弟翟單父侯邑各五千戶位皆特進賞賜第宅

奴婢車馬兵弩什物巨萬計寵遇光於富世諸梁內外已親疎

竝補郎謁者崇官至大鴻臚雍少府崇卒子安國嗣延光中為侍

中有罪免官諸梁為郎吏者皆坐免

商字伯夏雍之子也少已外戚拜郎中遷黃門侍郎永建元年襲

父封乘氏侯三年順帝選商女及妹入掖庭遷侍中屯騎校尉陽

嘉元年女立為皇后妹為貴人加商位特進更增國土賜安車駟

馬其歲拜執金吾二年封子冀為襄邑侯商讓不受三年已商為

大將軍固稱疾不起四年使太常桓焉奉策就第即拜商迺詣闕

受命明年夫人陰氏薨追號開封君開封縣故城在今汴州浚儀縣南贈印綬商自己

戚屬居大位每存謙柔虛已進賢辟漢陽巨覽上黨陳龜為掾屬

李固周舉為從事中郎於是京師翕然稱為良輔帝委重焉東觀漢記商少

持韓詩兼讀衆書傳記天資聰敏昭達為節舉措動作自推雅性務在誠實不為華飾孝友著于閭閻明信結于友朋其在朝廷嚴恪矜嚴威而不猛退食私館接賓待客寬和肅敬憂人之憂樂人之樂若若在已輕財貨不為之畜積故衣裘裁足每有飢饉輒載租穀於城門

賑與貧餒不宣已惠檢御門族未嘗已權盛干法而性慎弱無威

斷頗溺於內豎已小黃門曹節等用事於中遂遣子冀不疑與為

交友然宦者忌商寵任反欲陷之永和四年中常侍張達遷政內

者令石光內者署名令一人秩六百石屬少府見漢官儀也尚方令傅福冗從僕射杜永連謀共

譖商及中常侍曹騰孟賁云欲徵諸王子圖議廢立請收商等案

罪帝曰大將軍父子我所親騰賁我所愛必無是但汝曹共妒之

耳遠等知言不用懼迫遂出矯詔收縛騰賁於省中帝聞震怒勅

宦者李歛急呼騰賁釋之收遠等悉伏誅辭所連染及在位大臣

商懼多侵枉迺上疏曰春秋之義功在元帥罪止首惡春秋經書虞師音師滅下陽公

羊傳曰虞微國也曷為序于大國之上使虞首惡也曷為使虞首惡受賂假滅國者道故賞不僭溢刑不淫濫五帝三

王所曰同致康乂也左傳曰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僭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濫僭無濫竊聞考中

常侍張遠等辭語多所牽及大獄一起無辜者眾死囚久繫纖微

成大言久繫則細微之非所曰順迎和氣平政成化也禮記月令孟春之月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

大夫引迎春於東郊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人也宜早訖竟曰止逮捕之煩逮及也辭所連及即追捕之也帝迺納

之罪止坐者六年秋商病篤勅子冀等曰吾曰不德享受多福生

無曰補益朝廷死必耗費帑藏衣衾飯哈玉匣珠貝之屬何益朽

骨哈口實也白虎通曰大夫飯以百僚勞擾紛華道路祗增塵垢雖云禮制

亦有權時權時謂不依禮也方今邊境不寧盜賊未息豈宜重為國損氣絕

之後載至冢舍即時殯斂斂曰時服皆曰故衣無更裁制殯已開

冢冢開即葬祭食如存無用三牲孝子善述父志不宜違我言也

禮記曰孝子善述父之志善成人之事及薨帝親臨喪諸子欲從其誨朝廷不聽賜曰東園

朱壽之器銀鏤黃腸玉匣什物二十八種壽器棺也曰朱飾之曰銀鏤之前書音義曰曰柏木黃心為梓曰黃

賜錢二百萬布三千匹皇后錢五百萬布萬匹及葬贈輕車介士

輕車兵車也賜諡忠侯中宮親送帝幸宣陽亭每城門皆有亭即宣陽門之亭也瞻望車騎

冀字伯卓為人鳶肩豺目鳶肩也鵞有上喙也豺目目豎也洞精矐眇洞通也矐音它蕩反說文曰睛直視

吟舌言謂語吃不能明裁能書計少為貴戚逸遊自恣性嗜酒能挽滿彈

棊挽滿猶引強也藝經曰彈棊兩人對局白黑棊各六枚先列棊相當更先彈也其局曰石格五前書吾丘壽王善格五音義云棊也音蘇代反說文曰棊行棊相塞謂之

塞鮑宏塞經曰塞有四采塞白乘五六博詞曰崑崙象棊有六博王逸注云投六者行六棊是也至五即格不得行故謂之格五

六博故云六博鮑宏博經曰用十二棊六棊白六棊黑所

初為黃門侍郎轉侍中虎賁中郎將越騎步兵校尉執金吾永和元年拜河南尹冀居職暴恣多非法父商所親客洛陽令呂放頗與商言及冀之短商已讓冀冀即遣人於道刺殺放而恐商知之迺推疑於放之怨仇請已放弟禹為洛陽令安慰放家欲已滅口使捕之盡滅其宗親賓客百餘人商薨未及葬順帝迺拜冀為大將軍弟侍中不疑為河南尹及帝崩冲帝始在繼祿太后臨朝詔冀與太傅趙峻太尉李固參錄尚書事冀雖辭不肯當而侈暴滋甚冲帝又崩冀立質帝帝少而聰慧知冀驕橫嘗朝群臣目冀曰此跋扈將軍也跋扈猶強梁也冀聞深惡之遂令左右進鴆加煮餅帝即日崩復立桓帝而枉害李固及前太尉杜喬海內嗟懼語在李固傳建和元年益

擲頭謂之瓊瓊有五采刻為一書者謂之寒刻為兩書者謂之蹴鞠劉向別錄曰蹴鞠者傳言黃之白刻為三書者謂之黑一邊不刻者五寒之謂之五寒蹴鞠帝所作或曰起戰國之時蹴鞠兵執也所曰意錢之戲何承天纂文曰蹴鞠也又好臂鷹走狗騁馬鬪雞講武知有材也

封冀萬三千戶增大將軍府舉高第茂才官屬倍於三公漢官儀三公府有長史一人司徒府祿屬三十一人今史及御屬三十六人也又封不疑為潁陽侯不疑弟蒙西平侯冀子胤

襄邑侯各萬戶和平元年重增封冀萬戶并前所封合三萬戶弘

農人宰宣素性佞邪欲取媚於冀迺上言大將軍右周公之功今

既封諸子則其妻宜為邑君詔遂封冀妻孫壽為襄城君兼食陽

翟租歲人五千萬加賜赤紱比長公主長公主儀服同藩王解見皇后紀壽色美而善

為妖態作愁眉嗔妝墮馬髻折腰步齟齬笑風俗通曰愁眉者細而曲折嗔妝者薄拭目下若啼處墮馬髻者側在一邊折腰步者足不任體齟齬笑者若齟齬不折折始自冀家所為京師翕然皆倣效之齟音丘禹反已為媚惑冀亦改易輿服之

制作平上駟車鄭玄注周禮云駟猶屏也所用自蔽隱也埤幘狹冠埤下也音頻爾反一音皮彼反

折上巾蓋折其中也擁身扇大扇也狐尾單衣後漢史地如狐尾也壽性鉗忌鉗也言性忌害如鉗之錄物也

能制御冀甚寵憚之初父商獻美人友通期於順帝友姓也東觀記

通期有微過帝已歸商商不敢留而出嫁之冀即遣客盜還通

也韻音友作

支

期會商薨冀行服於城西私與之居壽伺冀出多從蒼頭篡取通
期歸截髮刮面笞掠之欲上書告其事冀大恐頓首請於壽母壽
亦不得已而止冀猶復與私通生子伯玉匿不敢出壽尋知之使
子胤誅滅友氏冀慮壽害伯玉常置複壁中冀愛監奴秦宮官至
太倉令得出入壽所壽見宮輒屏御者託曰言事因與私焉宮內
外兼寵威權大震刺史二千石皆謁辭之冀用壽言多斥奪諸梁
在位者外已謙讓而實崇孫氏宗親冒名而為侍中卿校尉郡守
長吏者十餘人皆貪叨凶淫各遣私客籍屬縣富人被曰它罪籍謂疏錄
之閉獄掠拷使出錢自贖貨物少者至於死徙扶風人士孫奮居
富而性吝冀因曰馬乘遺之舉虞三補次錄注曰上孫奮字景卿少為郡五從貸
錢五十萬奮曰三千萬與之冀大怒迺告郡縣認奮母為其守臧
婢云盜白珠十斛紫金千斤曰叛遂收拷奮兄弟死于獄中悉沒

貲財億七千餘萬其四方調發歲時貢獻皆先輸上第於冀上第手
乘輿迺其次焉吏人齎貨求官請罪者道路相望冀又遣客出塞
交通外國廣求異物因行道路發取妓女御者而使人復乘執橫
暴妻略婦女毆擊吏卒所在怨毒冀迺大起第舍而壽亦對街為
宅殫極土木互相誇競堂寢皆有陰陽奧室奧深也謂連房洞戶洞通也謂
柱壁雕鏤加呂銅漆窓牖皆有綺疎青瑱瑱小窗也綺疎謂鏤為綺文青圖
呂雲氣仙靈臺閣周通更相臨望飛梁石磴陵跨水道架虛為橋金
玉珠璣異方珍怪充積滅室遂致汗血名馬又廣開園囿採土築
山十里九坂呂象二嶠二嶠山在今洛州永寧縣西北深林絕澗有若自然奇禽馴獸
飛走其間冀壽共乘輦車張羽蓋飾以金銀遊觀第內多從倡妓
鳴鐘吹管酣謳竟路或連繼日夜呂騁娛恣客到門不得通皆請
謝門者門者累千金又多拓林苑禁同王家西至弘農東界滎陽

南極魯陽北達河淇包含山數遠帶丘荒周旋封域殆將千里又起苑苑於河南城西經亘數十里發屬縣卒徒繕修樓觀數年迺成榷傲所在調發生苑刻其邑為識人有犯者罪至刑死嘗有西域賈胡不知禁忌誤殺一兔轉相告言坐死者十餘人冀二弟嘗私遣人出獵上黨冀聞而捕其賓客一時殺三十餘人無生還者冀又起別第於城西巨納茲亡或取良人悉為奴婢至數千人名曰自賣人元嘉元年帝巨冀有援立之功欲崇殊典迺大會公卿共議其禮於是有司奏冀人朝不趨劔履上殿謁贊不名禮儀比蕭何事見王莽傳也悉巨定陶陽成餘戶增封為四縣比鄧禹冀初封襄邑襲封乘氏更以定賞賜金錢奴婢綵帛車馬衣服甲第比霍光巨殊元勳每朝會與三公絕席別也十日一入尚書事謂不議也宣布天下為萬世法冀猶巨所奏禮薄意不悅專擅威柄凶恣日積機事大小莫不諮決

之宮衛近侍並所親樹樹也禁省起居纖微必知百官遷召皆先到冀門牋檄謝恩然後敢詣尚書下邳人吳樹為宛令之官辭冀冀賓客布在縣界巨情託樹樹對曰小人奸蠹比屋可誅明將軍巨椒房之重處上將之位宜崇賢善巨補朝闕宛為大都士之淵藪自侍坐巨來未聞稱一長者而多託非人誠非敢聞冀默然不悅樹到縣遂誅殺冀客為人害者數十人由是深怨之樹後為荊州刺史臨去辭冀冀為設酒因鳩之樹出死車上又遼東太守侯猛初拜不謁冀託巨他事迺腰斬之時郎中汝南袁著年十九見冀凶縱不勝其憤迺詣闕上書曰臣聞仲尼歎鳳鳥不至河不出圖自傷卑賤不能致也今陛下居得致之位又有能致之資此董仲舒對策之詞而和氣未應賢愚失序者孰分權臣上下壅隔之故也夫四時之運功成則退易繫辭曰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高爵厚寵鮮不

後漢三十四

十

致災今大將軍位極功成可為至戒宜遵懸車之禮高枕頤神

德為御史大夫乞骸骨賜安車四馬懸其安車傳子孫欲令冀遵致仕之禮也傳曰木實繁者披枝害心若不抑損權

盛將無言全其身矣左右聞臣言將側目切齒臣特言童蒙見拔

故敢忘忌諱昔舜禹相戒無若丹朱尚書禹謂帝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周公戒成王

無如殷王紂尚書周公戒成王曰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願除誹謗之罪已開天下之口

書得奏御冀聞而密遣掩捕著著迺變易姓名後託病偽死結蒲

為人市棺殯送冀廉問知其詐廉察也陰求得管殺之隱蔽其事學生

桂陽劉常當世名儒素善於著冀召補令史已辱之時太原郝絜

胡武皆危言高論危亦高謂峻也與著友善先是絜等連名奏記三府薦海

內高士而不詣冀冀追怒之又疑為著黨勅中都官移檄捕前奏

記者並殺之遂誅武家死者六十餘人絜初逃亡知不得免因與

觀奏書冀門書入仰藥而死家迺得全及冀誅有詔已禮祀著等

冀諸忍忌皆此類也不疑好經書善待士冀陰疾之因中常侍白

帝轉為光祿勳又諷眾人共薦其子胤為河南尹胤一名胡狗時

年十六容貌甚陋不勝冠帶道路見者莫不嗤笑焉不疑自恥兄

弟有隙遂讓位歸第與弟蒙閉門自守冀不欲令與賓客交通陰

使人變服至門記往來者南郡太守馬融江夏太守田明初除過

謁不疑冀諷州郡言它事陷之皆髡笞徙朔方融自刺不殊明遂

死於路永興二年封不疑子馬為潁陰侯胤子桃為城父侯冀一

門前後七封侯三皇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夫人女食邑稱君者七

人尚公主三人其餘卿將尹校五十七人在位二十餘年窮極滿

盛威行內外百寮側目莫敢違命天子恭已而不得有所親豫帝

既不平之延熹二年太史令陳授因小黃門徐璜陳災異日食之

變咎在大將軍冀聞之諷洛陽令收考授死於獄帝由此發怒初

夜庭人鄧香妻宣生女猛香蓋掖庭署人之名香卒宣更適梁紀梁紀者冀妻

壽之舅也壽引進猛入掖庭見幸為貴人冀因欲認猛為其女呂

自固迺易猛性為梁時猛姊婿邴尊為議郎冀恐尊沮敗宣意沮壞

也恐尊壞敗宣意不從其改梁姓也迺結刺客於偃城刺殺尊而又欲殺宣宣家在延熹

里與中常侍袁赦相比相鄰比也冀使刺客登赦屋欲入宣家赦覺之鳴

鼓會眾呂告宣宣馳入吕白帝帝大怒遂與中常侍單超具瑗唐

衡左悺徐璜等五人成謀誅冀語在宦者傳冀心疑超等迺使中

黃門張暉入省宿吕防其變具瑗勅吏收暉吕輒從外入欲圖不

軌帝因是御前殿召諸尚書入發其事使尚書令尹勳持節勒丞

郎吕下皆操兵守省閣斂諸符節送省中使黃門令具瑗將左右

廢驃驃驃士也虎賁羽林都候劔戟士續漢志曰左右都候各一人秩六百石主劔戟士徵循宮中及天子有所收考也合于

餘人與司隸校尉張彪共圍冀使光祿勳袁盱音吁持節收冀大

將軍印綬徙封比景都鄉侯冀及妻壽即日皆自殺悉收子河南

尹胤叔父屯騎校尉讓及親從衛尉淑越騎校尉忠長水校尉戟

等諸梁及孫氏中外宗親送詔獄無長少皆棄市不疑蒙先卒其

它所連及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死者數十人故吏賓客免黜者

三百餘人朝廷為空唯尹勳袁盱及廷尉邴邲義在焉是時事卒

從中發卒音七訥反使者交馳公卿失其度官府市里鼎沸數日迺定百

姓莫不稱慶收冀財貨縣官斥賣合三十餘萬萬吕充王府用減

天下稅租之半散其園囿吕業窮民錄誅冀功者封尚書令尹勳

吕下數十人

論曰順帝之世梁商稱為賢輔豈吕其地居亢滿而能吕愿謹自

終者乎亢上極之名也愿慤也夫宰相運動樞極感會天人樞謂斗樞也極北極也中於道則易

吕興政乖於務則難乎御物商協回天之執屬彫弱之期而匡朝

卹患未聞上術憔悴之音載謠人口雖與粟盈門何救阻飢之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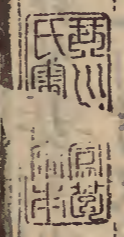
阻難也書曰永言終制未解尸官之尤尸官猶尸祿終制謂薄葬也况迺傾側孽臣商遺冀不疑與

曹節等為傳寵凶嗣呂至破家傷國而豈徒然哉

贊曰河西佐漢統亦定算謂統初與實融定計歸光武褒親幽憤升高累歎商恨善

柔莫遂貪亂善柔失刑斷之道也

統列傳第二十四



後漢書三十四

張曹鄭列傳第二十五

後漢書三十五

唐章懷太子賢註

張純字伯仁京兆杜陵人也高祖父安世宣帝時為大司馬衛將

軍封富平侯臣賢案張安世昭帝元鳳六年以右將軍衛忠謹封富平侯今此言宣帝封誤也宣帝即位但益封萬戶耳父放為成帝侍

中純少襲爵土哀平間為侍中王莽時至列卿遭值篡偽多亡爵

土純呂敦謹守約保全前封建武初先來詣闕故得復國五年拜

太中大夫使將潁川突騎安集荆徐揚部督委輸督促也委輸轉運也監諸將

營後又將兵屯田南陽遷五官中郎將有司奏列侯非宗室不宜

復國光武曰張純宿衛十有餘年其勿廢更封武始侯食富平之

半武始縣屬魏郡高平縣屬平原郡也純在朝歷世明習故事建武初舊章多闕每有疑

議輒自訪純自郊廟婚冠喪紀禮儀多所正定帝甚重之呂純兼

虎賁中郎將數被引見一日或至數四過三以至於四也純呂宗廟未定昭

穆失序十九年遇與太僕朱浮各奏言陛下與於匹庶蕩滌天下
誅鉏暴亂興繼祖宗竊曰經義所紀人事衆心雖實同創革而名
爲中興宜奉先帝恭承祭祀者也元帝曰來宗廟奉祠高皇帝爲
受命祖孝文皇帝爲太宗孝武皇帝爲世宗皆如舊制又立親廟
四世推南頓君曰上盡於春陵節侯南頓令欽即光武之父禮爲人後者
則爲之子既事太宗則降其私親太宗謂元帝也據代相承高祖至元帝八代光武即高帝九代孫呂代數相推故繼體元帝故
曰既事太宗下又云宣元皇帝尊爲祖父又曰自元帝曰上祭于洛陽今禘祫高廟陳序
昭穆而春陵四世君臣竝列曰卑成帝曰下祭于長安其義明矣降其私親謂春陵曰下不別序昭穆廟尊不合禮意設不遭王莽而
國嗣無寄推求宗室曰陛下繼統者安得復顧私親違禮制乎昔
高帝曰自受命不由太上宣帝曰孫後祖不敢私親故爲父立廟
獨群臣侍祠臣愚謂宜除今親廟曰則二帝舊典願下有司博采
其議詔下公卿大司徒戴涉大司空竇融議宜曰宣元成哀平五

帝四世代今親廟宣元皇帝尊爲祖父可親奉祠成帝曰下有司
行事別爲南頓君立皇考廟其祭上至春陵節侯群臣奉祠曰明
尊尊之敬親親之恩帝從之是時宗廟未備自元帝曰上祭于洛
陽高廟成帝曰下祠于長安高廟其南頓四世隨所在而祭焉明
年純代朱浮爲太僕二十三年代杜林爲大司空在位慕曹參之
迹務於無爲選辟掾史皆知名大儒明年上穿陽渠引洛水爲漕
上音時又反陽渠在洛陽城南百姓得其利二十六年詔純曰禘祫之祭不行已久矣
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宜據經典詳爲其制純
奏曰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春秋傳曰大祫者何合祭也毀廟及
未毀廟之主皆登合食乎太祖五年而再殷周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又公羊傳曰大祫者何合祭也合祭
奈何毀廟主陳于太祖未毀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注云殷盛也謂三年祫五年禘也漢舊制三年一祫毀廟主合食
高廟存廟主未嘗合祭元始五年諸王公列侯廟會始爲禘祭臣賢按平

帝元始三年春祫祭明堂諸侯王列侯宗室助祭賜爵金帛又前十八年親幸長安
亦行此禮續漢書曰十八年上幸長安詔太常行祫禮禮說三年一閏天氣小

備五年再閏天氣大備故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禘之為言諦諦定

昭穆尊卑之義也禘祭已夏四月夏者陽氣在上陰氣在下四月乾

成故合聚飲食也斯典之廢於茲八年自十八年至此謂可如禮施行已時

定議帝從之自是禘祫遂定時南單于及烏桓來降邊境無事百

姓新去兵革歲仍有年家給人足仍稱純曰聖王之建辟雍所已崇

尊禮義既富而教者也論語曰子適衛冉有僕子曰戾矣哉冉有曰既戾迺案七

經識明堂圖詩書禮樂易春秋及論語河間古辟雍記孝武太山明堂

制度武帝時河間獻王德獻雅樂對三雍宮有其書記也又武帝封太山濟南人公玉帶及

平帝時議平帝時起明堂徵天下通欲具奏之未及上會博士桓榮上言

宜立辟雍明堂章下三公太常而純議同榮帝迺許之三十年純

奏上宜封禪曰自古受命而帝治世之隆必有封禪已告成功焉

禮記曰因各山升于天鄭玄注曰謂巡狩至于方嶽燔柴祭天告以諸侯之成功也樂動聲儀曰已雅治人風成於頌

有周之盛成康之間郊配封禪皆可見也書曰歲二月東

巡狩至于岱宗柴則封禪之義也臣伏見陛下受中興之命平海

內之亂修復祖宗撫存萬姓天下曠然咸蒙更生恩德雲行惠澤

雨施易曰雲行雨施黎元安寧夷狄慕義詩云受天之祜四方來賀下武之

玄注云言武王受此萬年之壽輔佐之臣亦宜蒙餘福也今攝提之歲蒼龍甲寅德在東宮爾雅曰太歲在寅

東巡狩封于岱宗明中興勳復祖統報天神禘梁父祀地祇

傳祚子孫萬世之基也中元元年帝迺東巡岱宗已純視御史大

夫從視比并上元封舊儀及刻石文武帝元封元年封泰山儀令侍中皮弁拊神射牛

行事封廣丈二高一八人有玉牒書書祕其事皆

禁禪肅然天子親拜衣上黃江淮間一茅三脊為神藉五色土雜封縱遠方奇獸飛禽之屬也

二月薨諡曰節侯子奮嗣

奮字穉通父純臨終勅家丞曰司空無功於時猥蒙爵土身死之後勿議傳國東觀記曰家丞名欽奮兄根少被病光武詔奮嗣爵奮稱純遺勅

固不肯受帝曰奮違詔勅收下獄奮惶怖迺襲封永平四年隨例

歸國奮少好學節儉行義常分損租奉奉音扶贍郵宗親雖至傾匱

而施與不息十年僭耳降附僭耳部武帝置故城即今儋州義倫縣也奮來朝上壽引見宣

平殿應對合旨顯宗異其才曰為侍祠侯名臣之孫侍祠侯解曰鄧禹傳建初元年

拜左中郎將轉五官中郎將遷長水校尉七年為將作大匠章和

元年免永元元年復拜城門校尉四年遷長樂衛尉明年代桓郁

為太常六年代劉方為司空時歲災旱祈雨不應迺上表曰比年

不登人用飢匱今復久旱秋稼未立立成也陽氣垂盡歲月迫促夫國

曰民為本民曰穀為命政之急務憂之重者也臣蒙恩尤深受職

過任夙夜憂懼章奏不能款心願對中常侍疏奏疏猶條錄也即時引見

復口陳時政之宜明日和帝召太尉司徒幸洛陽獄錄囚徒收洛

陽令陳歆即大雨三日奮在位清白無它異績九年曰病罷在家

上疏曰聖人所美政道至要本在禮樂五經同歸而禮樂之用尤

急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又曰揖讓而

化天下者禮樂之謂也禮記樂記孔子之辭也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孔子謂

子夏曰禮曰修外樂曰制內丘已矣夫禮稽命徵之辭也宋均注云修外飾容貌也修內修心性也丘矣夫恨不制

樂也又曰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厝其手足臣

已為漢當制作禮樂是已先帝聖德數下詔書愍傷崩缺而眾儒

不達議多駁異臣累世台輔舊七代祖湯武帝時為御史大夫六代祖子儒宣帝時為衛將軍領尚書八純光武時為司空而大

典未定私竊惟憂不忘寢食臣犬馬齒盡誠冀先死見禮樂之定

先死謂未死之前也十三年更召拜太常復上疏曰漢當改作禮樂圖書著明

死之前也

十三年更召拜太常復上疏曰漢當改作禮樂圖書著明

十三年更召拜太常復上疏曰漢當改作禮樂圖書著明

十三年更召拜太常復上疏曰漢當改作禮樂圖書著明

十三年更召拜太常復上疏曰漢當改作禮樂圖書著明

十三年更召拜太常復上疏曰漢當改作禮樂圖書著明

見曹王王者化定制禮功成作樂禮記樂記之文功成化之同謹條禮樂異議

三事願下有司呂時考定昔者孝武皇帝光武皇帝封禪告成而

禮樂不定事不相副先帝已詔曹褒章帝初曹褒於今陛下

但奉而成之猶周公斟酌文武之道非自為制誠無所疑皆斟酌文

武之美德為之等制不自述也今先帝已詔曹褒非陛下出意何所久而不為也詩頌曰久執

謙謙令大漢之業不呂時成非所呂章顯祖宗功德建太平之基

為後世法帝雖善之猶未施行其冬復呂病罷明年卒於家子甫

嗣官至建城門候建城門洛陽南而西門也當洛水甫卒子吉嗣永初三

年吉卒無子國除自昭帝封安世至吉傳國八世張安世字子孺昭帝時

卒子延壽嗣卒子勃嗣卒子臨嗣卒子放嗣卒子純嗣建武初改封武始經歷篡亂二百

年間篡亂謂王莽也張子孺昭帝元鳳六年封未嘗譴黜封者莫與為比

曹褒字叔通魯國薛人也父充持慶氏禮前書沛人慶普字季公為東平建

建城諸亭作洋城

武中為博士從巡狩代宗定封禪禮還受詔議立七廟三雍大射

養老禮儀五帝及天也為七廟三顯宗即位充上言漢再受命仍有封禪

之事而禮樂崩闕不可為後嗣法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襲禮

禮記正文也言損益不同大漢當自制禮呂示百世帝問制禮樂云何充對曰河圖

括地象曰有漢世禮樂文雅出尚書璇璣鈴曰有帝漢出德洽作

樂名予帝善之下詔曰今且改太樂官曰太予樂歌詩曲操呂俟

君子操猶曲也劉向別錄曰君子因雅琴之適故從容呂致思焉拜充侍中作章句

辯難於是遂有慶氏學褒少篤志有大度結髮傳充業博雅疎通

尤好禮士常憾朝廷制度未備慕叔孫通漢禮儀晝夜研精沈吟

專思寢則懷抱筆札行則誦習文書當其念至忘所之適初舉孝

廉再遷圜令開縣屬陳留故城在今汴州雍丘縣南也呂禮理人呂德化俗時它郡盜徒五

人來入圜界吏捕得之陳留太守馬嚴聞而疾惡風縣殺之褒勅

吏曰夫絕人命者天亦絕之臯陶不為盜制死刑管仲遇盜而升

諸公禮雜記云孔子曰盜尸仲遇盜取二人焉上曰今承旨而殺之是逆天心順

府意也其罰重矣如得全此人命而身坐之吾所願也遂不為殺

嚴奏衰奕弱免官歸郡為功曹徵拜博士會肅宗欲制定禮樂元

和二年下詔曰河圖稱赤九會昌十世呂光十一曰興九謂光武十謂明

尚書璇璣鈴曰述堯理世平制禮樂放唐之文緯本文云使帝王受命用

唐之文化洽作樂名斯予末小子託于數終曷已續興崇弘祖宗仁濟元

元帝命驗曰順堯考德題期立象宋均注曰堯巡省于河洛得龜龍之圖書舜受

立將起之象凡且三五步驟優劣殊軌禪後得堯禮得之演以為考河命題五德之期

三篇在中候也況予頑陋無言克堪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每見圖書

中心惡焉褒知帝旨欲有興作迺上疏曰昔者聖人受命而王莫

不制禮作樂呂著功德功成作樂化定制禮所呂救世俗致禎祥

為萬姓獲福於皇天者也今皇天降祉嘉瑞竝臻制作之符甚於

言語言明也宜定文制著成漢禮不顯祖宗盛德之美章下太常太常

巢堪呂為一世大典非褒所定不可作帝知群寮拘攣難與圖治

祖宗弘烈迺者鸞鳳仍集麟龍竝臻甘露宵降嘉穀滋生赤草之

類紀於史官赤草即朱草也大戴禮曰朱草日生一葉朕夙夜祇畏上無呂彰

於先功下無呂克稱靈物漢遭秦餘禮壞樂崩且因循故事未可

觀省有知其說者各盡所能褒省詔迺歎息謂諸生曰昔奚斯頌

魯韓詩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薛君傳云是詩公子奚斯所作也考甫詠殷正考甫孔子之先夫人臣依義顯君

竭忠彰主行之美也當仁不讓吾何辭哉遂復上疏具陳禮樂之

本制改之意拜褒侍中從駕南巡既還呂事下三公未及奏詔召

玄武司馬班固玄武司馬班固一人秩比千石也問改定禮制之宜固曰京

按西門司馬一人秩比千石也

漢書卷之二十五

師諸儒多能說禮宜廣招集共議得失帝曰諺言作舍道傍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為聚訟言相爭不定也互生疑異筆不得下昔堯作大章一夔足矣夔堯樂官也呂氏春秋曰魯哀公問于孔子曰樂正夔一足矣章和元年正月迺召褒詣嘉德門令小黃門持班固所上叔孫通漢儀十二篇勅褒曰此制散略多不合經散略猶疎略也今宜依禮條正使可施行於南宮東觀盡心集作褒既受命迺次序禮事依準舊典雜以五經識記之文擬次天子至於庶人冠婚吉凶終始制度已為百五十篇寫已二尺四寸簡其年十二月奏上帝已眾論難一故但納之不復令有司平奏會帝崩和帝即位褒迺為作章句帝遂已新禮二篇冠擢褒監羽林左騎漢官儀曰羽林左騎以六百石領羽林屬光祿勳也永元四年遷射聲校尉後太尉張輔尚書張敏等奏褒擅制漢禮破亂聖術宜加刑誅帝雖寢其奏而漢禮遂不行褒在射聲營舍有停棺不葬者一日餘所褒親自履行問其意

故吏對曰此等多是建武已來絕無後者不得埋掩褒迺愴然為買空地悉葬其無主者設祭已祀之遷城門校尉將作大匠時有疾疫褒巡行病徒為致醫藥經理饘粥多蒙濟活七年出為河內太守時春夏大旱糧穀湧貴褒到迺省吏并職退去姦殘澍雨數降其秋大熟百姓給足流冗皆還後坐上災害不實免有頃徵再遷復為侍中褒博物識古為儒者宗十四年卒官作通義十二篇演經雜論百二十篇又傳禮記四十九篇教授諸生千餘人慶氏學遂行於世

論曰漢初天下創定朝制無文叔孫通頗採經禮參酌秦法雖適物觀時有救崩救然先王之容典蓋多闕矣容禮容也典法則也謂行禮威儀俯仰之容貌也文帝時魯徐生已容為禮官孫襄亦善為容容或作宏義亦通也是已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懷憤歎息所不能已也賈誼等已叔孫通禮制疎略並尚書對策請更改作皆不從而以歎息也班固曰今大漢久曠大義此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所為發憤而增歎也見前書資文

宣之遠圖明懿美而終莫或用資用也言用文帝宣帝美略遠猷而終不能故

知自燕而觀有不盡矣禮記曰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

季章永言前王明發興作明發謂發夕至明也詩曰明發不寐專命禮臣擬定國憲洋洋

乎盛德之事焉洋洋美也而業絕天算議黜異端斯道竟復墜矣業絕天算謂章帝晏

調中都殊絕咸池黃帝樂也董仲舒頌項樂也見前書異調言古今不同也中都魯邑

況物運遷回情數萬化制則不能隨其流變品度未足定其

滋章言時代遷移緊省不定也斯固世主所當損益者也且樂非襲襲而新音代起

律謝臯蘇而制令亟易變樂官襄魯樂官也卑除也修補舊文獨何猜

焉言刑樂數改而修禮則疑之禮云禮云易其然哉數其不能定也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八世祖崇哀帝時尚書僕射玄少為

鄉齋夫前書曰鄉有齋夫掌聽訟收賦稅也得休歸常詣學官不樂為吏父數怒之不能

禁鄭玄別傳曰玄年十一二隨母還家正臘會同列十數人皆美服盛飾遂造大學受

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

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呂山東無足問者迺西入關因

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

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迺使高業弟宗傳受於玄玄日夜

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算迺召見於樓上

玄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

矣前書曰田何受易于丁寬學成竟東歸何謂門人曰易東矣玄自遊學十餘年迺歸鄉里家貧客耕東

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及黨事起迺與同郡孫嵩等四十餘人

俱被禁錮嵩字賓實見趙岐傳遂隱修經業杜門不出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

遂著公羊墨守言公羊義理深遠不可駁難如墨翟之守城也左氏膏肓說文曰膏隔也心下為膏穀梁

左氏之疾不可為也

廢疾玄迺發墨守鉞膏盲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
矛曰伐我乎初中興之後范升陳元李育賈逵之徒爭論古今學
後馬融答北地太守劉瓌及玄答何休義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
靈帝末黨禁解大將軍何進聞而辟之州郡已進權戚不敢違意
遂迫脇玄不得已而詣之進為設几杖禮待甚優玄不受朝服而
曰幅巾見一宿逃去時年六十弟子河內趙商等自遠方至者數
千後將軍袁隗表為侍中曰父喪不行國相孔融深敬於玄履履
造門履謂納履未正也告高密縣為玄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管仲相桓公制
國為二十一鄉工商鄉六士鄉十越有君子車皆異督之意也吳越相攻越王句踐乃中分其師為
五百居工商士也事見國語也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南山四皓有園公夏黃公潛光
左右軍呂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為中軍隱耀世加其高皆悉稱公公景帝時為謁者僕射太史公
注云君子王所親近有正行者見國語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

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或戒鄉人
後其門閭一節謂決獄也昭帝時東海于公為縣獄吏決獄平郡為生祠號曰丁公祠先
是于公閭門壞父老方共修之于公曰少高大其門令容駟馬車我決獄多陰德
子孫必有矧迺鄭公之德而無駟牡之路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
為通德門董卓遷都長安公卿舉玄為趙相道斷不全趙王虔會黃
中寇青部迺避地徐州徐州牧陶謙接曰師友之禮建安元年自
徐州還高密道遇黃巾賊數萬人見玄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玄
後嘗疾篤自慮曰書戒子益恩曰吾家舊貧不為父母群弟所容
去厮役之吏厮游學周秦之都往來幽并兗豫之域獲觀乎在位
通人處逸大儒得意者咸從捧手有所授焉處逸謂處士遂博稽六藝
粗覽傳記時覩秘書緯術之奧年過四十迺歸供養假田播殖曰
娛朝夕遇闒尹擅執坐黨禁錮十有四年而蒙赦令舉賢良方正

有道辟大將軍三司府公車再召比牒併名早為宰相

比牒猶連牒也併名謂齊名也

言連牒齊名破召者并為宰相也併音步鼎反

惟彼敷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式序

自付度無任於此但念述先聖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度幾

已竭吾才故聞命罔從而黃巾為害萍浮南北復歸邦鄉入此歲

來已七十矣宿素衰落仍有失誤案之禮典便合傳家

傳家謂家事傳子孫也曲禮曰

七十老而傳

今我告爾曰老歸爾曰事將閒居曰安性覃思曰終業自非

拜國君之命問族親之憂展敬墳墓觀省野物胡嘗扶杖出門乎

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咨爾熒熒一夫曾無同生相依其勛求君子

之道研讎勿替敬慎威儀曰近有德

詩大雅民於篇之言也顯譽成於僚友德行

立於已志若致聲稱亦有榮於所生可不深念邪可不深念邪吾

雖無絃冕之緒頗有讓爵之高

謂頌被碎不就也

自樂曰論贊之功廢不遺

後人之羞末所憤憤者徒曰亡親墳壟未成所好群書率皆腐救

不得於禮堂寫傳定與其人

其人謂好學者也前書曰馬遷曰僕誠已著此書傳之其人

曰西方暮其可

圖乎家今差多於昔勤力務時無恤飢寒菲飲食薄衣服節夫二

者尚今吾寡恨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時大將軍表紹總兵冀州

遺使要玄大會賓客玄最後至迺延升上坐身長八尺飲酒一斛

秀眉明目容儀溫偉紹客多豪俊並有才說見玄儒者未曰通入

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玄依方辯對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

不登服時汝南應劭亦歸於紹因自贊曰故太山太守應中遠北

而稱弟子何如玄笑曰仲尼之問考曰四科

四科謂德行言語政事文學顏淵閔子騫及子游子夏並見論

語也回賜之徒不稱官閔劭有慙色紹迺舉玄茂才表為左中郎將

皆不就公車徵為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吏送迎玄迺病

自乞還家五年春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

北齊劉勰高才不遇傳論曰辰在龍巳為蛇歲至龍蛇賢人嗟玄以識台之義謂此也

既寤曰識合之知命當終有頃寢

疾時表紹與曹操相拒於官度

官度津名也在今鄭州中牟縣北前書音義曰於

度令其子譚遣使逼玄隨軍不得已載病到元城縣疾篤不進其

年六月卒年七十四遺令薄葬自郡守已下嘗受業者縗經赴會

千餘人門生相與撰玄答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凡

玄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

曆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禘祫義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

議答臨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案謝承書載玄所注與此略同玄質於辭

訓通人頗譏其繁至於經傳洽孰稱為純儒齊魯間宗之其門人

山陽邳慮至御史大夫東萊王基清河崔琰著名於世又樂安國

淵任嘏慮字鴻豫基字伯興魏鎮南將軍安樂鄉侯琰字季圭魏東西曹掾遷中尉淵字子尼魏司空掾遷太僕嘏字昭光魏黃門侍郎也時竝童幼玄

稱淵為國器嘏有道德其餘亦多所鑒拔皆如其言玄惟一子

蓋恩孔融在北海舉為孝廉及融為黃巾所圍蓋恩赴難隕身有

遺腹子玄曰其手文似已名之曰小同

魏氏春秋曰小同高貴鄉公時為侍中嘗詣同為文王文王有密疏未之屏也

如廁還問之曰卿見吾疏乎答曰不見

論曰自秦焚六經聖文埃滅埃塵也漢興諸儒頗修藝文及東京學者

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滯固所稟稟受滯固猶固執也言學者各守所見不疏通也其端紛紜互

相詭激遂令經有數家家有數說章句多者或迺百餘萬言學徒

勞而少功後生疑而莫正鄭玄括囊大典網羅眾家括結也易坤卦曰括囊无咎也刪

裁繁誣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王父豫章君每考先儒經

訓而長於玄王父祖父也爾雅曰父之父為王父也范曄祖父謂字武子晉武帝時為豫章太守經義每以玄為長也常曰為仲尼之

門不能過也及傳授生徒竝專曰鄭氏家法云言鄭教授專崇鄭學也

贊曰富平之緒承家載世載重也易師卦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也伯伯先歸釐我國祭釐也言

純釐理禘玄定義乖褻修禮缺孔書遂明漢章中輟孔書謂六經也輟止也

禘之祭也

鄭范陳賈張列傳第二十六
後漢書三十六
唐章懷太子賢註
鄭興字少贛河南開封人也少學於公羊春秋晚善左氏傳遂積精
深思通達其旨同學者皆師之東觀記曰興從博士天鳳中王莽將門人
從劉歆講正大義左氏歆美興才使撰條例章句訓詁及校三統歷
說文曰詁訓古言也音古度又更始立呂司直李松行丞相事先入長安松
呂與為長史令還奉迎遷都更始諸將皆山東人咸勸留洛陽興
說更始曰陛下起自荆楚權政未施更始起南陽南陽屬一朝建號而山
西雄桀爭誅王莽開關郊迎者何也山西謂陝此天下同苦王氏虐
政而思高祖之舊德也今久不撫之臣恐百姓離心盜賊復起矣
春秋書齊小白入齊不稱侯未朝廟故也小白齊桓公也春秋齊小白入于
其言人何今議者欲先定赤眉而後入關是不識其本而爭其末恐
其辭也

鄭范陳賈張列傳第二十六

後漢書三十六

唐章懷太子賢註

鄭興字少贛河南開封人也少學於公羊春秋晚善左氏傳遂積精
深思通達其旨同學者皆師之東觀記曰興從博士天鳳中王莽將門人
從劉歆講正大義左氏歆美興才使撰條例章句訓詁及校三統歷
說文曰詁訓古言也音古度又更始立呂司直李松行丞相事先入長安松
呂與為長史令還奉迎遷都更始諸將皆山東人咸勸留洛陽興
說更始曰陛下起自荆楚權政未施更始起南陽南陽屬一朝建號而山
西雄桀爭誅王莽開關郊迎者何也山西謂陝此天下同苦王氏虐
政而思高祖之舊德也今久不撫之臣恐百姓離心盜賊復起矣
春秋書齊小白入齊不稱侯未朝廟故也小白齊桓公也春秋齊小白入于
其言人何今議者欲先定赤眉而後入關是不識其本而爭其末恐
其辭也

後漢書

國家之守轉在函谷言若不早都關中有人先入則國家鎮守轉在函谷也雖臥洛陽庸得安枕乎

也更始曰朕西決矣拜興為建議大夫使安集關西及朔方涼益

三州還拜涼州刺史會天水有反者攻殺郡守興坐免時赤眉入

關東道不通興迺西歸隗囂虛心禮請而興恥為之屈稱疾不起

囂矜已自飾常曰為西伯復作西伯文王也作起也迺與諸將議自立為王興

聞而說囂曰春秋傳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囂耳不聽五聲之和

為囂左傳富辰諫周襄王之辭問者諸將集會無迺不道忠信之言大將軍之聽無

迺阿而不察乎昔文王承積德之緒加之曰睿聖三分天下尚服

事殷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及武王即位八百諸侯不謀同會皆曰紂可伐

矣武王曰未知天命還兵待時史記曰武王觀兵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人皆曰紂可伐矣王曰汝未知天命乃還師後聞紂

殺比干囚箕子乃告諸侯以代之故曰待時也高祖征伐累年猶曰沛公行師今令德雖明世無

宗周之祚威略雖振未有高祖之功而欲舉未可之事昭速禍患

無迺不可乎惟將軍察之囂竟不稱王後遂廣置職位曰自尊高

興復止囂曰夫中郎將太中大夫使持節官皆王者之器非人臣

所當制也孔子曰惟器與名不可假人左傳杜預注曰器車服名爵號也不可假

人者亦不可假於人也無益於實有損於名非尊上之意也囂

病之而止病由難也及囂遣子恂入侍將行興因恂求歸葬父母囂不聽

而徙興舍益其秩禮興入見囂曰前遭赤眉之亂曰將軍僚舊故

敢歸身明德典嘗為涼州刺史囂為西州將軍故曰舊也幸蒙覆載之恩復得全其性命興聞

事親之道生事之曰禮死葬之曰禮祭之曰禮奉曰周旋弗敢失

墜周旋由遵奉也左傳季文子曰先大夫滅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奉曰周旋弗敢失墜也今為父母未葬請乞骸骨若曰

增秩徙舍中更停留是曰親為餌餌由釣也無禮甚矣將軍焉用之囂曰

囂將不足留故邪興曰將軍據七郡天水隴西武威張掖酒泉敦煌金城擁羌胡

之眾曰戴本朝德莫厚焉威莫重焉居則為專命之使人必為鼎

七郡

後漢三十六

足之臣興從俗者也不敢深居屏處因將軍求進不患不達因將

軍求入何患不親此興之計不逆將軍者也興業為父母請不可

呂巴願留妻子獨歸葬將軍又何猜焉囂曰幸甚促為辦裝遂令

與妻子俱東時建武六年也侍御史杜林先與興同寓隴右迺薦

之曰竊見河南鄭興執義堅固敦悅詩書左傳趙襄曰臣亟聞鄭穀之言好矣鄭穀悅禮樂而致詩書也

古博物見疑不惑有公孫僑觀射父之德左傳子產辨黃熊晉侯聞之曰博物君子也觀射父楚大夫也對昭

王以重黎義和事見國語宣侍帷幄典職機密昔張仲在周燕翼宣王而詩人悅喜

大夫明年三月晦日食與因上疏曰春秋曰天及時為災地反物

為妖人反德為亂亂則妖災生左傳晉國之辭天及時為災謂寒暑易節也地及物為妖謂群物失性也往年呂

來謫咎連見意者執事頗有闕焉按春秋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

戌朔日有食之杜預注曰於周為六月於夏為四月純陽用事陰氣未動而侵陽也傳曰日過分而未至言過春分而未

及夏三辰有災三辰日月星也於是百官降物降物素服君不舉不舉盛饌避移時避正寢過日食時也

樂用鼓奏鼓祝用幣用幣於社史用辭用辭自責也此呂上皆左傳載魯大夫答季平子之詞也今孟夏純乾

用事陰氣未作其災尤重夫國無善政則謫見日月變咎之來不

可不慎其要在因人之心擇人處位也左傳晉士文伯曰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適於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

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人三曰從時也堯知縣不可用而用之者屈已之明因人之心也齊

桓及政而相管仲晉文歸國而任邲穀者是不私其私擇人處位

也史記曰桓公與兒子糾爭位糾使管仲將兵遮道射桓公鉤帶及桓公即位任政於管仲也又晉文公自秦歸國懷公故臣邲謀燒公宮殺文公宦者勃鞞告之後文公以邲穀為中軍帥穀即邲之族文公不以高仇而任焉言唯賢是用不私其私也今公卿大夫多舉漁陽太守郭伋可大司

空者而不言時定道路流言咸曰朝廷若用功臣功臣用則人位

謬矣願陛下上師唐虞下覽齊晉已成屈已從衆之德已濟群臣

讓善之功濟成也夫日月交會數應在朔而頃年日食每多在晦先時

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而月臣象君亢急則臣下促迫故行疾

也今年正月繁霜自爾呂來率多寒日正月夏之四月此亦急咎之罰書曰急

天於賢聖之君猶慈父之於孝子也丁寧申戒欲其反政故災變

仍見此迺國之福也今陛下高明而群臣惶促宜留思柔剋之政

垂意洪範之法勉能也柔剋謂和柔而能立博採廣謀納群下之策書奏

多有所納帝嘗問興郊祀事曰吾欲已識斷之何如興對曰臣不

為識帝怒曰卿之不為識非之邪興惶恐曰臣於書有所未學而

無所非也帝意迺解興數言政事依經守義文章溫雅然已不善

識故不能任九年使監征南積弩營於津鄉征南將軍岑彭積弩將軍傅俊屯津鄉以拒公孫述津鄉在今

也會征南將軍岑彭為刺客所殺興領其營遂與大司馬吳漢俱

擊公孫述述死詔興留屯成都頃之侍御史舉奏興奉使私買奴

婢坐左轉蓮勺令蓮勺縣屬左馬翊故城在今同州下邳縣東北蓮音輦勺音酌是時喪亂之餘郡縣殘荒

興方欲築城郭修禮教已化之會已事免興好古學尤明左氏周

官長於歷數自杜林桓譚衛宏之屬莫不斟酌焉斟酌謂取其意指也世言左

氏者多祖於興而賈逵自傳其父業故有鄭賈之學興去蓮勺後

遂不復仕客授闕鄉闕音聞古字也建安中改作關三公連辟不肯應卒於家子眾

眾字仲師年十二從父受左氏春秋精力於學明三統歷作春秋

難記條例兼通易詩知名於世建武中皇太子及山陽王荆因虎

賁中郎將梁松已縑帛聘請眾欲為通義引籍出入殿中眾謂松

曰太子儲君無外交之義漢有舊防藩王不宜私通賓客遂辭不

受松復風眾已長者意不可逆眾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太

子及荆聞而奇之亦不强也及梁氏事敗梁松坐縣飛書誹謗下獄死事見梁統傳也賓客多

坐之唯眾不染於辭永平初辟司空府已明經給事中再遷越騎

司馬漢官儀曰越騎司馬二人秩千石也復留給事中是時北匈奴遣使求和親八年顯宗

遣眾持節使匈奴眾至北庭虜欲令拜眾不為屈單于大怒圍守

閉之不與水火欲脅服眾眾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迺更發使隨
眾還京師朝議欲復遣使報之眾上疏諫曰臣伏聞北單于所曰
要致漢使者欲呂離南單于之眾堅三十六國之心也武帝開通西域本三十六國
又當揚漢和親誇示鄰敵令西域欲歸化者局促狐疑懷土之人
絕望中國耳漢使既到便偃蹇自信信音申若復遣之虜必自謂得謀
其群臣駁議者不敢復言駁議謂勸單于歸漢如是南庭動搖烏桓有離心矣
南單于久居漢地具知形勢萬分離析旋為邊害今幸有度遼之
眾揚威北垂雖勿報答不敢為患明帝八年初置度遼將軍屯五原曼和帝不從復遣眾眾
因上言臣前奉使不為匈奴拜單于恚恨故遣兵圍臣今復銜命
必見陵折臣誠不忍持大漢節對氊裘獨拜如令匈奴遂能服臣
將有損大漢之強帝不聽眾不得已既行在路連上書固爭之詔
切責眾追還繫廷尉會赦歸家其後帝見匈奴來者問眾與單于

爭禮之狀皆言匈奴中傳眾意氣壯勇雖蘇武不過迺復召眾為
軍司馬使與虎賁中郎將馬廖擊車師至敦煌拜為中郎將使護
西域會匈奴脅車師圍戊巳校尉眾發兵救之遷武威太守謹修
邊備虜不敢犯遷左馮翊政有名迹建初六年代鄧彪為大司農
是時肅宗議復鹽鐵官眾諫曰為不可武帝時國用不足乃賣鹽鐵置官以主之昭帝罷之今議欲復之詔
數切責至被奏劾眾執之不移帝不從在位曰清正稱其後受詔
作春秋刪十九篇八年卒官子安世亦傳家業為長樂未央殿令
續漢志曰廢令一人秩六百石延光中安帝廢太子為濟陰王安世與太常桓焉太僕
來歷等共正議諫爭及順帝立安世已卒追賜錢帛除子亮為郎
眾曾孫公業自有傳

范升字辨卿代郡人也少孤依外家居九歲通論語孝經及長習
梁丘易老子教授後生宣帝時梁丘賀之為也王莽大司空王邑辟升為議曹史

時莽頻發兵役徵賦繁興升迺奏記邑曰升聞子邑人不聞於其

父母為孝臣邑下不非其君上為忠論語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問於其父

母兄弟言人無非之者忠臣事君有過即諫在下無有非君者是忠臣也今眾人咸稱朝聖皆曰公明蓋明者無不

見聖者無不聞今天下之事昭昭於日月震震於雷霆而朝云不

見公云不聞則元元焉所呼天公邑為是而不言則過小矣知而

從令則過大矣二者於公無可邑免宜乎天下歸怨於公矣朝邑

遠者不服為至念升邑近者不悅為重憂今動與時戾事與道反

馳驚覆車之轍探湯敗事之後賈誼曰前車覆後車誡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後出益可怪晚發

愈可懼耳方春歲首而動發遠役藜藿不充田荒不耕穀價騰躍

斛至數千吏人陷於湯火之中非國家之人也如此則胡貊守關

青徐之寇在於帷帳矣王莽時青徐一郡為寇號青徐賊升有一言可邑解天下倒懸

免元元之急不可書傳願蒙引見極陳所懷邑雖然其言而竟不

用升稱病乞身邑不聽令乘傳使上黨升遂與漢兵會因留不還

建武二年光武徵詣懷宮拜議郎遷博士上疏讓曰臣與博士梁

恭山陽太守呂羌俱修梁丘易二臣年竝耆艾經學深明而臣不

言時退與恭竝立深知羌學又不能達達達也慙負二老無顏於世誦

而不行知而不言不可開口邑為人師願推博士邑避恭羌帝不

許然由是重之數詔引見每有大議輒見訪問時尚書令韓歆上

疏欲為費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賈逵字長翁善易易詔下其議四年正

月朝公卿大夫博士見於雲臺帝曰范博士可前平說升起對曰

左氏不祖孔子而出於丘明師徒相傳又無其人且非先帝所存

無因得立遂與韓歆及太中大夫許淑等互相辯難日中迺罷升

退而奏曰臣聞主不稽古無言承天臣不述舊無言奉君陛下愍

學微缺勞心經藝情存博聞故異端競進近有司請置京氏易博

士群下執事莫能據正京氏既立費氏怨望左氏春秋復呂比類亦希置立京費已行次復高氏沛人高相善易與費直同時見前書春秋之家又有騶夾

前書曰騶氏無師夾氏未有其書也

如令左氏費氏得置博士高氏騶夾五經奇異並復

求立各有所執乖戾分爭從之則失道不從則失人將恐陛下必有厭倦之聽孔子曰博學約之弗叛矣夫論語孔子之言弗叛言不違道也夫學而不

約必叛道也顏淵曰博我呂文約我呂禮孔子可謂知教顏淵可

謂善學矣老子曰學道日損損猶約也又曰絕學無憂絕末學也

今費左二學無有本師而多反異先帝前世有疑於此故京氏雖

立輒復見廢疑道不可由疑事不可行詩書之作其來已久孔子

尚周流遊觀至於知命自衛及魯迺正雅頌孔子自衛哀公十一年自衛還魯是時道衰樂廢孔子來還迺

正之故雅頌各得其所見史記今陛下草創天下紀綱未定雖設學官無有弟子詩書

不講禮樂不修奏立左費非政急務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文猶習也異端謂奇技也傳曰聞疑傳疑聞信傳信而堯舜之道存穀梁傳曰信以傳信疑以傳疑公羊傳曰君子

為春秋樂堯舜之道也願陛下疑先帝之所疑信先帝之所信示反本明不專

已天下之事所已異者已不一本也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也易下繫之

文也又曰正其本萬事理今曰無此也五經之本自孔子始謹奏左氏之失

凡十四事時難若巨太史公多引左氏升又上太史公違戾五經

謬孔子言及左氏春秋不可錄三十一事詔已下博士後升為出

妻所告坐繫得出還鄉里永平中為聊城令坐事免卒于家

陳元字長孫蒼梧廣信人也廣信故城在今梧州蒼梧縣父欽習左氏春秋事黎陽

賈護與劉歆同時而別自名家元欽字子恢以左氏授王莽自名陳氏春秋故曰別也賈護字季君並見前書也王莽

從欽受左氏學已欽為馱難將軍馱一元少傳父業為之訓詁銳精

覃思至不與鄉里通已父任為郎建武初元與桓譚杜林鄭興俱

為學者所宗時議欲立左氏傳博士范升奏已為左氏淺末不宜

立元聞之迺詣闕上疏曰陛下撥亂反正文武並用撥理也語深愍

經執謬雜真偽錯亂每臨朝日輒延群臣講論聖道知丘明至賢

親受孔子而公羊穀梁傳聞於後世故詔立左氏博詢可否示不

專已盡之群下也今論者沉溺所習翫守舊聞固執虛言傳受之

辭曰非親見實事之道左氏孤學少與與猶也遂為異家之所覆冒夫

至音不合眾聽故伯牙絕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相與為友子期死伯牙至

寶不同眾好故下和泣血下和得寶玉藏楚武王王示玉人曰石也則其石足武王

況於竹帛餘文其為雷同者所排固其宜也非陛下至明孰能察

之臣元竊見博士范升等所議奏左氏春秋不可立及太史公違

戾凡四十五事案升等所言前後相違皆斷截小文媒黷微辭曰

年數小差擬為巨謬媒狎也黷垢濁也音丁括反遺脫纖微指為大尤抉瑕擿

扶音於決反掩其弘美所謂小辯破言小言破道者也大戴記小辯篇孔子曰小

道升等又曰先帝不召左氏為經故不置博士後主所宜因襲臣

愚言為若先帝所行而後主必行者則盤庚不當遷于殷周公不

當營洛邑盤庚都耿自耿遷于殷文王都鄴武王都鎬周公輔成王營洛邑陛下不當都山東也往者孝武

皇帝好公羊衛太子好穀梁有詔詔太子受公羊不得受穀梁孝

宣皇帝在人間時問衛太子好穀梁於是獨學之及即位為石渠

論而穀梁氏興石渠閣以藏祕書在未央殿北宣帝甘露三年至今與公羊並存

此先帝後帝各有所立不必其相因也孔子曰純儉吾從眾至於

拜下則違之論語孔子曰麻冕吾從下何晏注云麻冕緇布冠也古績麻三十升曰為之純絲也絲易成故

從儉臣之與君行禮者下拜然後升時臣驕泰故於上拜今從下禮之恭也夫明者獨見不惑於朱紫聽者獨聞不

謬於清濁故離朱不為巧眩移目離朱黃帝時明目者也一號離婁慎師曠不

為新聲易耳煩譚新論曰晉師曠善知音衛靈公將之晉宿於濮水之上夜聞新聲召師曠告之曰為我聽師曠之曰臣得之矣遂之晉晉平公饗之酒酣靈公曰有新

聲願奏之乃令誦消鼓琴未終師曠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也

方今十戈少弭戎事略戢留思聖藝眷顧儒

雅採孔子下拜之義卒淵聖獨見之旨分明黑白建立左氏解釋

先聖之積結泚汰學者之系惑使基業垂於萬世後進無復

狐疑則天下幸甚臣元愚鄙嘗傳師言如得已下裼衣召見俯伏庭

下裼織毛為布貧者之服也誦孔氏之正道理丘明之宿寃若辭不合經事不稽古

退就重誅雖死之日生之年也書奏下其議范升復與元相辯難

凡十餘上帝卒立左氏學太常選博士四人元為第一帝元新

忿爭迺用其次司隸從事李封於是諸儒自左氏之立論議謹諱

自公卿以下數廷爭之會封病卒左氏復廢元曰才高著名辟司

空李通府時大司農江馮上言宜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公事下三

府元上疏曰臣聞師臣者帝賞臣者霸故武王曰太公為

師齊桓桓夷五為仲父孔子曰百官總已聽於冢宰論語文也近則高帝

優相國之禮

蕭何為相國高帝賜劔履上殿入朝不趨太宗假宰相之權太宗季文也申屠嘉為丞相坐府召太中大夫鄧通

及亡新王莽遭漢中衰專操國柄已偷天下偷竊

況已自喻不信群臣奪公輔之任損宰相之威已刺舉為明徵許

為直至迺陪僕告其君長子弟變其父兄王莽時開吏告其將奴婢占其宅尚密法峻

大臣無所措手足然不能禁董忠之謀身為世戮董忠為王莽大司馬其

也故人君患在自驕不患驕臣失在自任不在任人是已文王有

日昃之勞周公執吐握之恭尚書曰文王自朝至日中晏不遑暇食史記曰伯禽

亦不賤矣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尚書曰文王自朝至日中晏不遑暇食史記曰伯禽

尚擾天下未一百姓觀聽咸張耳目陛下宜修文武之聖典襲祖

宗之遺德勞心下士屈節待賢誠不宜使有司察公輔之名帝從

之宜下其議司寇李通罷元後復辟司徒歐陽歙府數陳當世便

事郊廟之禮帝不能用已病去年老卒於家子堅卿有文章

有

以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公羊傳冬黑肱以滌來奔又何以無邪婁通濫也曷為通濫賢者子孫宜好地賢者與謂謂叔術也何賢乎叔術讓國也

其相殊絕固

曰甚遠而寬抑積久莫肯分明臣曰永平中上言左氏與圖識合

者先帝不遺芻蕘省納臣言寫其傳詰藏之祕書建平中建平哀侍

中劉歆欲立左氏不先暴論大義而輕移太常恃其義長詆挫諸

儒諸儒內懷不服相與排之排擯却也劉歆建左氏哀帝令歆與諸儒論其義

見前 季哀皇帝重逆眾心故出歆為河內太守從是攻擊左氏遂為

重讎至光武皇帝奮獨見之明興立左氏穀梁會二家先師不曉

圖識故令中道而廢凡所存先王之道者要在安上理民也今

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強幹弱枝勸善戒惡至明至切至直至順左氏

戴天子加之以恭又曰君命天也天可仇乎委質策名職乃爵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又曰棄父

之命惡用子矣以有無父之國則所是崇君父卑臣子也左氏王人雖微序在諸侯之上又曰五

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末大必折尾大不掉是強幹弱枝也又曰盡而不污懲惡而

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史記曰孔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深切者明也且三代

異物損益隨時故先帝博觀異家各有所採易有施孟復立梁丘

情

尚書歐陽復有大小夏侯歐陽和伯大夏今三傳之異亦

猶是也又五經家皆無曰證圖識明劉氏為堯後者而左氏獨有

明文春秋晉大夫蔡墨曰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事五經家皆言顓頊

代黃帝而堯不得為火德史記曰黃帝崩其孫昌意黃帝農師以土德王即顓頊當

為金德高辛為水德堯為木德漢承堯後自然不得為火德也左氏曰為少昊代黃帝即圖識所謂帝宣也

左氏傳曰黃帝氏以雲紀少昊氏以鳥紀是以少昊代黃帝也河圖

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意感生白帝朱宣宋均注曰朱宣少昊

則漢不得為赤其所發明補益實多陛下通天然之明建大聖之

本改元正歷垂萬世則改元謂改建初九年為元初二年始用四分曆是曰麟鳳百數嘉

瑞雜遝雜遝言多也章帝時鳳皇見百二十九麒麟五十二白虎二猶朝夕恪勤游

惰六藝研機綜微靡不審覈覈實也若復留意廢學官廣聖見度幾無

所遺失矣廢學謂左氏傳也書奏帝嘉之賜布五百匹衣一襲令遠自選公

羊嚴顏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曰左氏公羊高祖顏安梁俱受公羊春秋故公羊有嚴

顏之學見與簡紙經傳各一通竹簡及紙也達母常有疾帝欲加賜呂校書

例多特旨錢二十萬使穎陽侯馬防與之謂防曰賈逵母病此子

無人事於外無人事謂不廣交通也屢空則從孤竹之子於首陽山矣屢數也空乏也史記曰伯夷叔

齊孤竹君之子也隱於首陽山卒餓死也

逵數為帝言古文尚書與經傳爾雅詁訓相應詔令

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逵集為三卷帝善之復令撰齊

魯韓詩與毛氏異同并作周官解故轅固齊人也為齊詩申公魯人也為魯詩韓嬰為韓詩毛萇為毛詩故謂齊魯韓詩也

遷逵為衛士令北宮衛士令人掌南北宮秩比六百石見續漢志也八年迺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

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由是四經遂行於世皆拜逵所選

弟子及門生為千乘王國郎千乘王沈宜帝子也朝夕受業黃門署學者皆欣

欣羨慕焉和帝即位永元三年呂逵為左中郎將八年復為侍中

領騎都尉內備帷幄兼領祕書近署甚見信用逵薦東萊司馬均

陳國汝郁帝即徵之竝蒙優禮均字少賓安貧好學隱居教授不

應辟命信誠行乎州里鄉人有所計爭輒令祝少賓祝詛也東觀記曰祝少賓乎心不直者終不敢祝也

不直者終無敢言位至侍中呂老病乞身帝賜呂大

夫祿歸鄉里郁字叔異性仁孝東觀記曰郁年五歲母病不能食郁常抱持啼哭亦不食母憐之強為飯宗親共異之因字曰異也

及親歿遂隱處山澤後累遷為魯相呂德教化百姓稱之流人歸

者八九千戶逵所著經傳義詁及論難百餘萬言又作詩頌誄書

連珠酒令凡九篇學者宗之後世稱為通儒應劭風俗通義曰授先王之制立當時之事綱紀國體原本要

化此通然不修小節當世呂此頗譏焉故不至大官永元十三年卒

時年七十二朝廷愍惜除兩子為太子舍人

論曰鄭賈之學行乎數百年中遂為諸儒宗亦徒有呂焉爾言賈鄭雖為儒

宗而不為帝所重故曰亦徒有呂焉爾桓譚呂不善識流亡鄭興呂遜辭僅免賈逵能附會

文致最差貴顯賈逵附會文致謂引左氏明漢為堯後也世主呂此論字悲矣哉言時主不重經而重識也

張霸字伯饒蜀郡成都人也年數歲而知孝讓雖出入飲食自然

合禮鄉人號為張曾子七歲通春秋復欲進餘經父母曰汝小未能也霸曰我饒為之故字曰饒焉饒猶也後就長水校尉樊儵受嚴氏公羊春秋遂博覽五經諸生孫林劉固段著等慕之各市宅其傍光祿勳之主事也見漢官儀呂就學焉舉孝廉光祿主事稍遷光祿勳之主事也見漢官儀表用郡人處士顧奉公孫松等奉後為潁川太守松為司隸校尉並有名稱其餘有業行者皆見擢用郡中爭厲志節習經者呂千數道路但聞誦聲初霸呂樊儵刪嚴氏春秋猶多繁辭迺減定為二十萬言更名張氏學霸始到越賊未解郡界不寧迺移書開購明用信賞賊遂束手歸附不煩士卒之力童謠曰棄我戟捐我矛盜賊盡吏皆休視事三年謂掾吏曰太守起自孤生致位郡守蓋日中則移月滿則虧史記蔡澤之辭也易豐卦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也老氏有言知足不辱遂上病後徵四遷為侍中時皇后兄虎賁中郎將鄧騭當朝貴盛聞霸

名行欲與為交霸逡巡不答眾人笑其不識時務後當為五更會

疾卒年七十遺勅諸子曰昔延州使齊子死羸博因坎路側遂已

葬焉羸博二縣名屬泰山郡禮記曰延陵季子適齊其長子死於羸博之間因葬焉今蜀道阻遠不宜歸塋可止此葬

足臧髮齒而已務遵速朽副我本心人生一世但當畏敬於人若

不善加已直為受之諸子承命葬於河南梁縣因遂家焉將作大

匠翟醜等與諸門人追錄本行諡曰憲文中子楷

楷字公超通嚴氏春秋古文尚書門徒常百人賓客慕之自父黨

夙儒偕造門焉車馬填街徒從無所止黃門及貴戚之家皆起舍

巷次呂候過客往來之利楷疾其如此輒徙避之家貧無呂為業

常乘驢車至縣賣藥足給食者輒還鄉里司隸舉茂才除長陵令

不至官隱居弘農山中學者隨之所居成市後華陰山南遂有公

超市五府連辟舉賢良方正不就五府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大將軍也漢安元年順帝特

下詔告河南尹曰故長陵令張楷行慕原憲操擬夷齊

原憲魯人字子思孔子弟子清

而樂道輕貴樂賤竄跡幽藪高志確然獨拔群俗前此徵命盤桓

未至將主者翫習於常優賢不足使其難進歟郡時曰禮發遣楷

復告疾不到性好道術能作五里霧時關西人裴優亦能為三里

霧自己不如楷從學之楷避不肯見桓帝即位優遂行霧作賊事

覺被考引楷言從學術楷坐繫廷尉詔獄積二年恒諷誦經籍作

尚書注後曰事無驗見原還家建和三年詔安車備禮聘之辭曰

篤疾不行年七十終于家子陵

陵字處冲官至尚書元嘉中歲首朝賀大將軍梁冀帶劔入省陵

呵叱之令出勅羽林虎賁奪冀劔冀跪謝陵不應即劾奏冀請廷

尉論罪有詔曰一歲俸贖而百僚肅然初冀弟不疑為河南尹舉

陵孝廉不疑疾陵之奏冀因謂曰昔舉君適所曰自罰也陵對曰

明府不曰陵不肖誤見擢序今申公憲曰報私恩不疑有愧色弟
玄

玄字處虛沈深有才略曰時亂不仕司空張溫數曰禮辟不能致

中平二年溫曰車騎將軍出征涼州賊邊章等將行玄自田廬被

褐帶索屨說溫曰天下寇賊雲起豈不曰黃門常侍無道故乎聞

中貴人公卿曰下當出祖道於平樂觀明公總天下威重握六師

之要若於中坐酒酣鳴金鼓整行陣召軍正執有罪者誅之引兵

還屯都亭曰次翦除中官解天下之倒懸報海內之怨毒然後顯

用隱逸忠正之士則邊章之徒宛轉股掌之上矣溫聞大震不能

對良久謂玄曰處虛非不悅子之言顧吾不能行如何玄迺歎曰

事行則為福不行則為賊今與公長辭矣即仰藥欲飲之溫前執

其手曰子忠於我我不能用是吾罪也子何為當然且出口入耳

之言誰今知之左傳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玄遂去隱居魯陽山中山在今汝州南及董卓乘

政聞之辟呂為掾舉侍御史不就卓臨之呂兵不得已彊起至輪

氏道病終輪氏縣屬潁川郡故城在今洛州洛陽縣城西南

贊曰中世儒門賈鄭名學眾馳一介爭禮既幄一介單使也左傳曰君亦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君

市鹿幄謂匈奴也升元守經義偏情較霸貴知止辭交戚里公超善術所舍成

也陳賈張列傳第二十六後漢書二十六

桓榮丁鴻列傳第二十七後漢書二十七

唐章懷太子賢註

桓榮字春卿沛郡龍亢人也續漢志曰榮本齊人遷于龍亢至榮六葉東觀記曰榮本齊桓公後也桓公作伯支庚用其諡立族命氏焉

少學長安習歐陽尚書事博士九江朱普朱普字公文受業於平當為博士徒眾尤盛見前書貧窶

無資字林曰窶空也常客傭呂自給精力不倦十五年不窺家園至王莽篡

位迺歸會朱普卒榮奔喪九江負土成墳因留教授徒眾數百人

莽敗天下亂榮抱其經書與弟子逃匿山谷雖常飢困而講論不

輟後復客授江淮間建武十九年年六十餘始辟大司徒府時顯

宗始立為皇太子選求明經迺擢榮弟子豫章何湯為虎賁中郎

將呂尚書授太子世祖從容問湯從音七本師為誰湯對曰事沛國

桓榮帝即召榮令說尚書甚善之謝承書曰何湯字仲弓豫章南昌人也榮門徒常四百餘人湯為高弟以才明知名榮年四十

無子湯乃去榮妻為更娶生三子榮其重之後拜郎中守開陽門候止微行夜還湯閉門不納更從中東門入明且召詣大官賜食諸門候皆奪俸建武十六年夏旱公卿皆奏請雨洛陽令著

車蓋出門湯將衛士鉤令車收案有詔免令官拜湯虎賁中郎將上嘗歎曰科科武夫公侯干城
何湯之謂也湯以明經當授太子推薦榮榮拜正更謝關內侯榮嘗言曰此皆何仲弓之力也

拜為議郎賜錢十萬人使授太子每朝會輒令榮於公卿前敷奏

經書帝稱善曰得生幾晚會歐陽博士缺帝欲用榮榮叩頭讓曰

臣經術淺薄不如同門生郎中彭閔揚州從事臯弘帝曰俞往汝

諧續漢書曰閔字作明俞然也然其所舉勅令往言汝能和諧此官謝承書曰臯
弘字奉卿吳郡人也家代為冠族少有英才與桓榮相善子徽至司徒長史也因拜榮

為博士引閔弘為議郎車駕幸太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榮被服

儒衣溫恭有蘊藉蘊藉猶言寬博有餘也蘊音於閏切辯明經義每已禮讓相厭不已辭

長勝人儒者莫之及厭服也音一葉反特加賞賜又詔諸生雅吹擊磬盡日

迺罷吹管奏雅頌也後榮入會庭中詔賜奇果受者皆懷之榮獨舉手捧之

已拜帝笑指之曰此真儒生也已見敬厚常令止宿太子宮

積五年榮薦門下生九江胡憲侍講迺聽得出且一人而已榮嘗

寢病太子朝夕遣中傅問病賜已珍羞帷帳奴婢謂曰如有不諱

無憂家室也不諱謂死也死者人之常故言不諱也後病愈復入侍講二十八年大會百官

詔問誰可傅太子者群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舅執金吾原鹿侯

陰識可詩也傅士張佚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為陰氏乎為天下乎

即為陰氏則陰侯可為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帝稱善曰欲

置傅者已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況太子乎即拜佚為太子

太傅而已榮為少傅賜已輜車乘馬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

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榮已太子經學成畢上疏謝

曰臣幸得侍帷幄執經連年而智學淺短無已補益萬分今皇太

子已聰叡之姿通明經義觀覽古今儲君副主莫能專精博學若

此者也斯誠國家福祐天下幸甚臣師道已盡皆在太子謹使掾

臣汜再拜歸道續漢書曰三公東西曹掾四百石餘掾比二百石猶猶謝也太子報書曰莊已童蒙學道

九載而典訓不明無所曉識夫五經廣大聖言幽遠非天下之至

精豈能與於此此上二句周易之繫辭與音預況曰不才敢承誨命昔之先師謝弟子

者有矣上則通達經旨分明章句前書下覽受學於田何學成何謝寬寬東下歸何謂門人曰易東矣是先師謝弟子

則去家慕鄉求謝師門詩外傳曰孔子行見鼻魚哭孔子曰子非有喪何哭也車養而親不待往而不可追者年也去而不見者親也孔子曰弟子識之於是門人辭歸者十有三也今蒙下列不敢有辭願君慎疾

加餐重愛玉體史記曰伏聞太后玉體不安君子於玉比德故以言也三十年拜為太常榮初遭倉卒

與族人桓元卿同飢厄而榮講誦不息元卿嗾榮曰但自苦氣力

何時復施用乎榮笑不應及為太常元卿歎曰我農家子豈意學

之為利迺若是哉東觀漢記曰榮為太常元卿來候榮諸弟子謂曰我安能知此哉顯宗即位尊

呂師禮甚見親重拜二子為郎榮年踰八十自曰衰老數上書乞

身輒加賞賜乘輿嘗幸太常府令榮坐東南設几杖會百官驃騎

將軍東平王蒼呂下及榮門生數百人天子親自執業每言輒曰

太師在是東觀記曰時執經生遊位發難上謙曰太師在是也既罷悉呂大官供具賜太常家其恩

禮若此永平二年三雍初成拜雍為五更三雍宮也謂明堂靈臺辟雍前音義曰皆叶天人雍和之氣為之

每大射養老禮畢帝輒引榮及弟子升堂執經自為下說故謂三雍五更解見明紀

每疾病帝輒遣使者存問太官大醫相望於道及篤上疏謝恩讓下說謂下語而講說之也

還爵土帝幸其家問起居入街下車擁經而前撫榮垂涕賜呂牀

茵帷帳刀劔衣被良久迺去自是諸侯將軍大夫問疾者不敢復

乘車到門皆拜牀下榮卒帝親自變服臨喪送葬賜冢塋於首山

之陽首陽山在今偃師縣西北也除兄子二人補四百石都講生八人補二百石其

餘門徒多至公卿華嶠書曰榮弟子郁嗣華嶠書曰榮長子

論曰張佚訐切陰侯呂取高位危言犯眾義動明后知其直有餘

也若夫一言納賞志士為之懷恥秦兵圍趙時魯仲連在趙因說今退兵平原君趙勝乃以千金為沖連壽連笑曰所貴於天下

受爵不讓風人所呂興歌詩小雅角弓篇

之士者能排患解紛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而連不忍為也遂去終身不復見見史記

補

戚

曰受爵不讓至於已斯亡風人猶詩人也而佚廷議爭援自居全德佚諫云當用天下之賢才而乃自當其任故曰自居全德全德言無玷缺也莊

子曰是謂全德意者已廉不足乎昔樂羊食子有功見疑西巴放麀已罪作

傳並解見吳漢傳蓋推仁審偽本乎其情君人者能已此察則真邪幾於辨

矣幾近也鉅依反

郁字仲恩少已父任為郎敦厚篤學傳父業已尚書教授門徒常

數百人榮卒郁當襲爵上書讓於兄子汎顯宗不許不得已受封

悉已租入與之帝已郁先師子有禮讓其見親厚常居中論經書

問已政事稍遷侍中東觀記曰永平十四年為議郎遷侍中也帝自制五家要說章句令郁

校定於宣明殿華嶠書曰帝自制五行章句此言五家即謂五行之家也言明殿在德陽殿後東觀記曰上謂郁曰卿經及先師致復文雅其冬主親於辟雍可讀

所新五行章句已復今有說一篇上謂郁曰我為孔子卿為子夏起予者商也又問郁曰子已侍

中監虎賁中郎將永平十五年入授皇太子經遷越騎校尉詔勅

太子諸王各奉賀致禮郁數進忠言多見納錄東觀記曰皇太子賜郁車馬刀劔郁乃上疏皇太子

郎 上宣

曰伏見太子體性自然包含今古謙讓允恭天下共見郁父子受恩無以明益風肅宗即位

夜慙懼誠思自竭愚以為太子上當合聖心下當卓絕於眾宜思遠慮以光朝廷郁已母憂乞身詔聽已侍中行服華嶠書曰郁上書乞身天子憂之有詔公卿議

詔郁以侍中行服也建初二年遷屯騎校尉和帝即位富於春秋侍中竇憲自

已外戚之重欲令少主頗涉經學上疏皇太后曰禮記云天下之

命懸於天子天子之善成乎所習習與智長則切而不勤化與心

成則中道若性昔成王幼小越在襁係周公在前史佚在後太公

在左召公在右中立聽朝四聖維之是已慮無遺計舉無過事禮

記以下至此以上皆大戴禮之文也切而不勤謂習與智長則常自切厲而不須勤也性猶自然也襁係也係小兒被也保當作祔古字通也史佚成王時史官各佚賢者也維持也遺失也

孝昭皇帝八歲即位大臣輔政亦選名儒韋賢蔡義夏侯勝等入

授於前平成聖德韋賢字長孺魯國鄒人治魯詩蔡義河內溫人也為韓詩給事中夏侯勝魯人也字長公治歐陽尚書並見前書近建初

元年張酺魏應召訓亦講禁中酺等並自有傳臣伏惟皇帝陛下躬天然之

資宜漸教學而獨對左右小臣未聞典義昔五更桓榮親為帝師

後漢三十七

四

子郁結髮敦尚繼傳父業故再呂校尉入授先帝父子給事禁省
更歷四世今白首好禮經行篤備又宗正劉方宗室之表善為詩
經先帝所褒宜令郁方竝入教授呂崇本朝光示大化由是遷長
樂少府復入侍講項之轉為侍中奉車都尉永元四年代丁鴻為
太常明年病卒郁教授二帝恩寵甚篤賞賜前後數百千萬顯於
當世門人楊震朱寵皆至三公鄧騭傳曰朱寵字仲威京兆人也篤行好學從桓榮授尚書位至太尉初榮受
朱普學章句四十萬言浮辭繁長多過其實長音直亮反及榮入授顯宗
減為二十三萬言郁復刪省定成十二萬言由是有桓君大小太
常章句子普嗣傳爵至曾孫郁中子焉能世傳其家學華嶠書曰郁六子普延焉俊鄭
良音嗣侯傳國至曾孫絕鄭良子係皆博學有才能孫鸞曾孫彬竝知名
焉字叔元少呂父任為郎明經篤行有名稱永初元年入授安帝
三遷為侍中步兵校尉永寧中順帝立為皇太子呂焉為太子少

傅月餘遷太傅呂母憂自乞聽呂大夫行喪踰年詔使者賜牛酒
奪服即拜光祿大夫遷太常時廢皇太子為濟陰王焉與太僕來
歷廷尉張皓諫不能得事已具來歷傳順帝即位拜太傅與太尉
朱寵竝錄尚書事焉復入授經禁中因譏見建言宜引三公尚書
入省事省猶視也帝從之呂焉前廷議守正封陽平侯固讓不受視事三
年坐辟召禁錮者為吏免復拜光祿大夫陽嘉二年代來歷為大
鴻臚數日遷為太常永和五年代王龔為太尉漢安元年呂日食
免明年卒於家弟子傳業者數百人黃瓊楊賜最為顯貴焉孫典
華嶠書曰焉長子衡早卒中子順順子典
典字公雅復傳其家業華嶠書曰典十二喪父母事叔母如事親立廉操不取於人門生故吏問遺一無所受也呂尚書教
授潁川門徒數百人舉孝廉為郎居無幾會國相王吉呂罪被誅
相沛故人親戚莫敢至者典獨棄官收斂歸葬服喪三年負土成墳

為立祠堂盡禮而去辟司徒袁隗府舉高第拜侍御史是時宦官
秉權典執政無所回避常乘驄馬京師畏憚為之語曰行行且止
避驄馬御史及黃巾賊起榮陽典奉使督軍賊破還曰悟宦官賞
不行在御史七年不調華嶠書後出為郎靈帝崩大將軍何進秉政
典與同謀議三遷羽林中郎將華嶠書曰遷平津都尉獻帝即位三公奏
典前與何進謀誅閹宦功雖不遂忠義炳著詔拜家一人為郎賜
錢二十萬從西入關拜御史中丞賜爵關內侯車駕都許遷光祿
勳建安六年卒於官

鸞字始春焉弟子也東觀記曰鸞父良龍行侯相也少立操行襁褓糟食不求盈餘東觀記曰鸞貞亮之性著乎幼冲學覽六經莫不貫綜推財孤寡分

不肯仕年四十餘時太守向苗有名迹迺舉鸞孝廉遷為膠東令

始到官而苗卒鸞即去職奔喪終三年然後歸淮汝之間高其義

後為巴吾汲二縣令東觀記曰除陳留巴吾長旬月間遷河內汲令甚有名迹諸公竝薦復徵辟

拜議郎上陳五事舉賢才審授用黜佞倖省苑囿息役賦書奏御

悟內豎故不省已病免中平元年年七十七卒於家子曄

曄字文林一名嚴東觀記嚴作嚴尤修志介姑為司空楊賜夫人初鸞卒姑

歸寧赴哀將至止於傳舍整飾從者而後入曄心非之及姑勞問

終無所言號哭而已賜遣吏奉祠因縣發取祠具曄拒不受後每

至京師未嘗舍宿楊氏其貞仗若此枝堅賓客從者皆祇其志行一

餐不受於人仕為郡功曹後舉孝廉有道方正茂才三公竝辟皆

不應初平中天下亂避地會稽遂浮海客交趾東觀記曰嚴到吳郡揚州

所之者悉不受後東適會稽住止山陰縣故魯相鍾離意舍太守上朗給糧食而牛羊一無

所當臨去之際屋中尺寸之物悉疏付主人纖微不漏移居揚州從事屈蒙室中庭植樹一株

遇實熟乃以竹藩樹四面風吹落兩甯以繩繫著樹越人化其節至閭里不爭訟

為凶人所誣遂死于合浦獄

哀

彬字彥林焉之兄孫也父麟字元鳳早有才惠華嶠書曰桓帝初為

議郎入侍講禁中曰直道許縣名今許州許昌縣也悟左右出為許令州許昌縣也病免會母終

麟不勝喪未祥而卒年四十一所著碑誄讚說書凡二十一篇案麟文

章志麟文見在者十八篇有碑九首誄七首七說一首沛相郭府君書一首彬少與蔡邕齊名初舉孝廉拜尚書郎

時中常侍曹節女壻馮方亦為郎彬厲志操與左丞劉歆右丞杜

希同好交善未嘗與方共酒食之會方深怨之遂章言彬等為酒

黨事下尚書令劉猛猛雅善彬等不舉正其事節大怒劾奏猛曰

為阿黨請收下詔獄在朝為之寒心猛意氣自若旬日得出免官

禁錮彬遂曰廢光和元年卒于家年四十六諸儒莫不傷之所著

七說及書凡三篇蔡邕等共論序其志僉曰為彬有過人者四風

智早成岐嶷也夙早也岐行也嶷然有學優文麗至通也仕不苟祿絕

高也辭隆從窳絜操也窳下也音迺共樹碑而頌焉劉猛琅邪人桓

帝時為宗正直道不容自免歸家靈帝即位太傅陳蕃大將軍竇

武輔政復徵用之

論曰伏氏自東西亦相襲為名儒曰取爵位謂生已後中興而桓氏

尤盛自榮至典世宗其道父子兄弟代作帝師受其業者皆至卿

相顯乎當世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論語為人者憑

譽曰顯物為己者因心曰會道桓榮之累世見宗豈其為己乎

丁鴻字孝公潁川定陵人也父緄字幼春王莽末守潁陽尉世祖

略地潁陽潁陽城守不下緄說其宰遂與俱降世祖大喜厚加賞

勞曰緄為偏將軍因從征伐緄將兵先度河移檄郡國攻營略地

下河南陳留潁川二十一縣建武元年拜河南太守及封功臣帝

令各言所樂諸將皆占豐邑美縣唯緄願封本鄉或謂緄曰人皆

欲縣子獨求鄉何也緄曰昔孫叔敖勅其子受封必求燒墻之地

孫叔敖楚相也境瘠瘠薄之地叔敖將死戒其子曰王封汝必無居今綝能薄功微得地利也楚越之間有瘠丘者其惡可畏有以食也事見呂氏春秋

鄉亭厚矣帝從之封定陵新安鄉侯食邑五千戶後徙封陵陽侯

鴻年十三從桓榮受歐陽尚書三年而明章曰善論難為都講遂

篤志精銳布衣荷擔不遠千里初綝從世祖征伐鴻獨與弟盛居

憐盛幼小而共寒苦及綝卒鴻當襲封上書讓國於盛不報既葬

迺挂練經於冢廬而逃去留書與盛曰鴻貪經書不顧恩義弱而

隨師也生不供養死不飯哈皇天先祖並不祐助身被大病不任

茅土也前上疾狀願辭爵仲公之字也章寢不報迫且當襲封謹自

放棄逐求良醫如遂不瘳永歸溝壑鴻初九江人鮑駿同事桓

榮甚相友善及鴻亡封與駿遇於東海陽狂不識駿駿迺止而讓

之曰昔伯夷吳札亂世權行故得申其志耳伯夷孤竹君之子讓其弟叔齊

夔之季子也諸兄欲讓其國季子乃舍其室而耕自是權時春秋之義不曰家事廢

所行非常之道也伯夷當紂時吳札當周之末故言亂也

格

王事春秋衛靈公卒孫輒立父制輒與輒爭國公羊傳曰輒者曷為制輒之子然則曷為不立

命不以家事辭於王制輒而立輒輒無道靈公逐之而立輒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不以父命辭於王

事故駁引以為言也今子曰兄弟私恩而絕父不滅之基可謂智乎鴻感

垂涕歎息迺還就國開門教授鮑駿亦上書言鴻經學至行顯

宗甚賢之續漢書載駿書曰臣聞武王克殷封比干之墓表則容之間二人無功下車先

平十年詔徵鴻至即召見說文侯之命篇周平王東遷洛邑晉文侯仇有輔

命之因以名焉賜御衣及綬稟食公車東給也公車者名公車所在因以名與博士

事見尚書也同禮項之拜侍中十三年兼射聲校尉建初四年徙封魯陽鄉侯

東觀記曰魯陽鄉在尋陽郡也肅宗詔鴻與廣平王羨及諸儒樓室成封桓郁賈逵等

論定五經同異於北宮白虎觀廣平王羨明帝子也東觀記曰與大常樓望少府

門名於門立觀因以名之焉使五官中郎將魏應主承制問難出中淳于恭奏上帝

親稱制臨決鴻曰高論難最明諸儒稱之志中數嗟美焉時人歎

曰殿中無雙丁季公東觀記曰上歎其才疏之曰殿中無雙丁季公

賜錢二十萬積漢書亦同而此書獨作時人歎也數受賞賜

擢徙校書遂代成封為少府門下由是益盛遠方至者數千人彭

城劉愷北海巴茂九江朱偃皆至公卿元和三年徙封馬亭鄉侯

帝即位遷太常永元四年代表安為司徒是時竇太后臨政憲兄

弟各擅威權鴻因日食上封事曰臣聞日者陽精守實不虧君之

象也月者陰精盈毀有常臣之表也故日食者臣乘君陰陵陽月

滿不虧下驕盈也昔周室衰季皇甫之屬專權於外黨類彊盛侵

奪主執則日月薄食周室衰謂幽王時也皇甫即幽王后之黨也詩小雅曰皇甫故

詩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十月之交詩小雅篇名也

夏之八月也八月朔日月交而日食陰侵陽臣侵君之象也日

三十二變不空生各已類應夫威柄不已放下利器不已假人向

覽觀往古近察漢興傾危之禍靡不由之是已三桓專魯田氏擅

齊六卿分晉諸呂握權統嗣幾移哀平之末廟不血食三桓謂季孫氏

三家皆出自魯桓公故言三桓並專權魯國至魯昭公遂為季氏所逐平子乃攝行君事田氏陳

敬仲之後因自陳奔齊改為田氏遂執齊政至田和乃篡齊六卿謂晉之智氏中行氏范氏韓氏

趙氏魏氏並專晉政韓趙魏卒三分晉國也諸呂謂呂產故雖有周公之親而無其

德不得行其執也言親賢兼重方可執政孟子曰有伊尹之心則無伊尹之德今大將軍雖欲勅身

自約不敢僭差然而天下遠近皆惶怖承旨刺史二千石初除謁

辭求通待報雖奉符璽受臺勅不敢便去久者至數十日背王室

向私門此邇上威損下權盛也人道悖於下效驗見於天雖有隱

謀神照其情垂象見戒已告人君聞者月滿先節過望不虧易曰天

未深覺悟故天重見戒誠宜畏懼已防其禍詩云敬天之怒不敢

言凶故言見戒也月滿先節謂未及望而滿也此臣驕溢背君專功獨行也陛下

上書云弒君三十六今據春秋與劉向同而東觀及續漢范氏諸本皆云三十二蓋誤也威柄謂

周禮之八柄即爵祿生置子奪廢誅也利器謂國之權執假借也左傳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三桓謂季孫氏叔孫氏仲孫氏

故雖有周公之親而無其德

言親賢兼重方可執政孟子曰有伊尹之心則無伊尹之德

今大將軍雖欲勅身自約不敢僭差

然而天下遠近皆惶怖承旨刺史二千石初除謁辭求通待報雖奉符璽受臺勅不敢便去

久者至數十日背王室向私門此邇上威損下權盛也

人道悖於下效驗見於天雖有隱謀神照其情垂象見戒已告人君

聞者月滿先節過望不虧易曰天

未深覺悟故天重見戒誠宜畏懼已防其禍詩云敬天之怒不敢

戲豫詩大雅也雷電震耀天怒也戲豫猶逸豫也不敢自逸所以敬天也若効政責躬杜漸防萌則凶妖銷滅

害除福湊矣夫壞崖破巖之水源自涓涓干雲蔽日之木起於蔥

青禁微則易救末者難人莫不忽於微細呂致其大恩不忍誨義

不忍割去事之後未然而明鏡也臣愚呂為左官外附之臣前書左

阿黨之法設左官者人道尚右舍天子而依託權門傾覆諛諛呂求容媚者宜

行一切之誅問者大將軍再出威振州郡莫不賦斂吏人遣使貢

獻大將軍雖不受而物不還主部署之吏無所畏憚縱行非法不

伏罪辜故海內貪猾競為姦吏小民吁嗟怨氣滿腹臣聞天不可

呂不剛不剛則三光不明三光日月星也天道尚剛周易曰乾健也天道終日乾乾是其剛也王不可呂不彊

不彊則宰牧從橫宜因大變改政匡失呂塞天意書奏十餘日帝

呂鴻行太尉兼衛尉屯南北宮於是收寶憲大將軍印綬憲及諸

弟皆自殺時大郡口五六十萬舉孝廉二人小郡口二十萬并有

蠻夷者亦舉二人帝呂為不均下公卿會議鴻與司空劉方上言

凡口率之科宜有階品蠻夷錯雜不得為數自今郡國率二十萬

口歲舉孝廉一人四十萬二人六十萬三人八十萬四人百萬五

人百二十萬六人不滿二十萬二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帝

從之六年鴻薨賜贈有加常禮子湛嗣湛卒子浮嗣浮卒子夏嗣

論曰孔子曰泰伯三呂天下讓民無德而稱焉此上論語載孔子之言也鄭玄注云泰伯周太王之

長子次子仲雍次子季歷太王見季歷賢又生文王有聖人表故欲立之而未利命太王疾泰伯

因適吳越採藥太王歿而不返季歷為喪主一讓也季歷赴之不來奔喪二讓也免喪之後遂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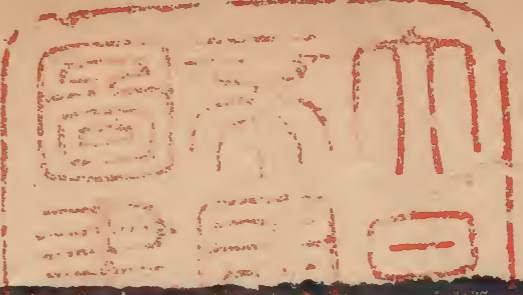
髮文身三讓也三讓之美皆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若

迺泰伯呂天下而違周伯夷率劫宗情呂去國並未始有其讓也去

也未始猶未嘗也言泰伯伯夷率性故泰伯稱至德伯夷稱賢人後世聞其讓

而慕其風徇其名而昧其致所已激詭行生而取與妄矣御營也言二子非故

東觀記及續漢書夏字作夔也



立讓風以求聲譽故至德稱於前古後代之人而欲營慕其名而昧其深致所以激射詭譎之行生而取與之間多詐妄矣

至夫鄧彪劉曄讓其弟

曰取義使弟受非服而已厚其名於義不亦薄乎

悟者立行非獨善其身將曰訓天下之方動者言行之所開塞可

無慎哉原丁鴻之心主於忠愛平何其終悟而從義也異夫數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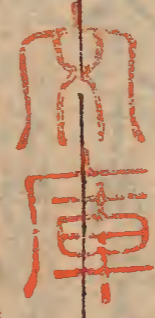
類乎徇名者焉

贊曰五更待問應若鳴鐘

禮記曰夙夜強學曰待問又曰善待問者如按鐘扣之

而不飾高論白虎深言日食

帝則擁經曰從



桓榮丁鴻列傳第二十七

西川中鳳

後漢書二十七

